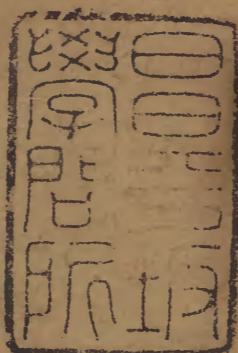


元史類編 十二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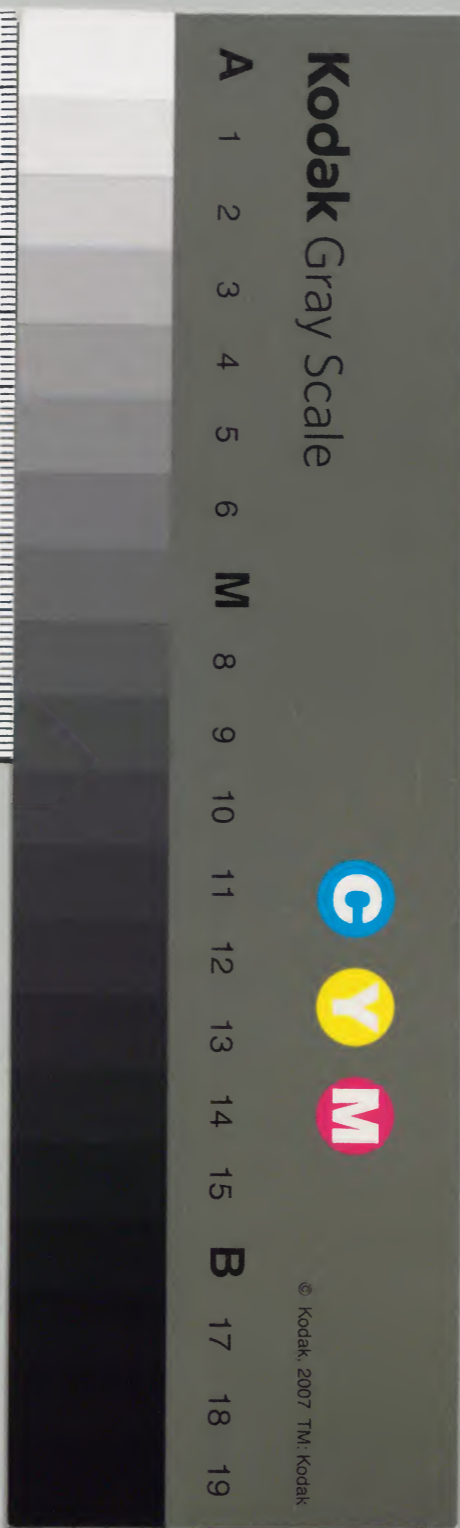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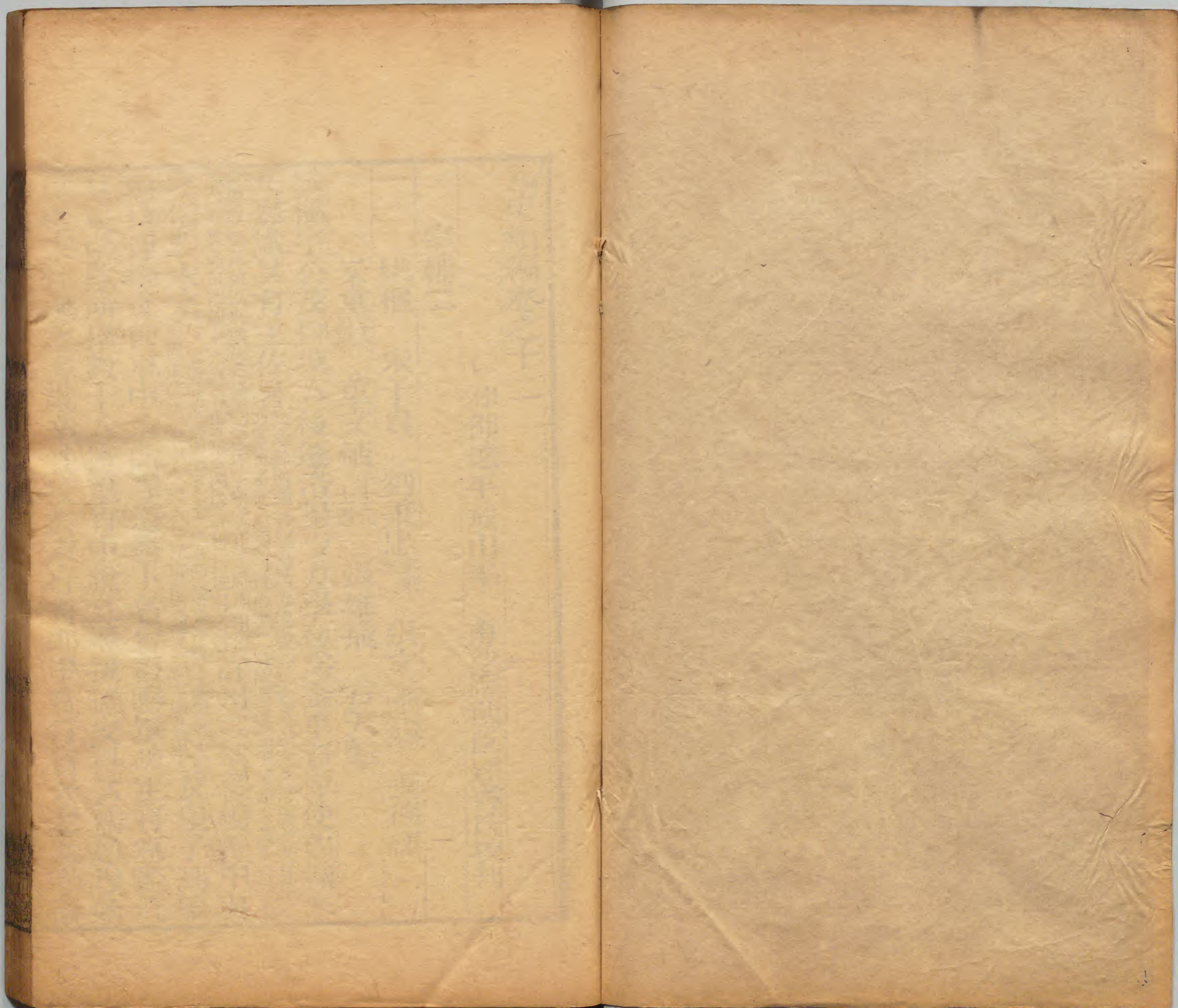


		五	漢
		一	書
	四〇		門
一	三八		
六	八五		
册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六	五	漢	
函	一〇	書	
一	五		
四	一六		
架	册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105	
冊數	16	(5)
函號	286	85	





元史類編卷之十二

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南沙席世臣郢客氏校刊

淺草文庫

宰輔二

姚樞

宋子貞

劉秉忠

弟秉

張文謙

附高天錫

張德輝

安童

子元都帶

董文炳

子士元

士選

張雄飛

石天麟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少力學初為金軍資庫使內翰宋

九嘉識其有王佐畧姚燧神道碑云樞自幼力學夜分不輟母張夫人恐傷孰苦每止之乃塞窗不使見燭就枕必盡二鼓聞將遷關中父仲宏錄事判官于

許俾取師氏始以來樞徒行懷書困休于樹宿止于邸亦出以許州破被獲楊惟中與

之偕觀太宗碑云樞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即長春宮教之俾楊惟中監及皇子濶端

南伐俾樞從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者會棗陽軍破主將將盡坑

其民樞感所招數十人匿篁竹中脫死繼拔德安得名儒趙復始

見程朱性理之書歲辛丑授燕京行省郎中時行省牙老瓦赤擅

納賄以樞為幕長分致之樞拒絕因解職去攜家之輝州蘇門山
 誅茅為屋作家廟別為室奉孔子旁列宋儒周程張朱邵司馬六
 君子像刊小學四書及諸經傳註以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
 世祖為太弟時遣趙璧召之至待以客禮碑云上遣脫兀脫趙璧驛至彰德
 其為樞始致見微意樞恐使者誤微不敢應璧曰君非棄牙老瓦亦隱此
 者乎曰然乃借往彰德受命遂行既至上大喜俾居衛從後列惟不直宿詢問治道乃為
 書數千言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
 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為條三十
 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於夕辟才行
 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祿則賊穢塞
 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於上諸侯不得而專設
 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竄可得而舉刺閣徵斂則部族不橫於誅
 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為育人

材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
 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偽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之擾攘
 周匱乏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
 康京都停積負則賈胡不得以子為母破稱貸之家廣儲畜復常
 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卻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以絕訟
 原各疏弛張之方其下太弟奇其才動必見詢且使授世子經憲
 宗即位命太弟總治漢南事開府金蓮川既奉詔宴羣下罷酒將
 出遣人止樞問曰頃者諸臣皆賀汝何獨默然樞曰今天下土地
 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王盡有之則天子
 何為異時廷臣間之必悔而見奪不若惟掌兵柄餘皆付之有司
 則勢順理安太弟曰吾慮不及此乃如其言奏憲宗從之樞又請
 置屯田經畧司于汴置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以圖宋憲宗大封

同姓命太弟于汴京關中自擇其一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舄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太弟以為請帝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以自益于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壬子從征大理至曲先腦兒地夜宴樞言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太弟據鞍呼曰汝昨言曹彬不殺事吾能為之樞馬上賀曰王仁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明年師及大理飭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保碑云及歸樞惟一馬瘠不可乘則牽之襟穀數升時搖木于盪以飼雪深三尺軍馬所經踏為水梯惟旄牛負橐以從徒步千里復從憲宗駐六盤山久之或讒王府得中上心憲宗遣阿藍答兒行省事于京兆鈎考關中財賦太弟聞之不樂樞曰帝君也大王為皇弟臣也事難與較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為久居計疑將自釋太弟從之及入見憲宗相持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鈎考局世祖即位以樞宣撫

東平既至郡置勸農檢察二人為監教民耕植均賦役罷鐵官明年召拜太子太師樞曰皇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以所受制還中書改大司農樞奏曰昔太宗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既卒其子與族人爭襲訟於朝帝命弟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朕自官之又曲阜有太常雅樂憲宗曾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至日月山親飭東平守臣無輟肄習今陛下閱聖賢之後詩書不通與凡庶等既命洛士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教之乞實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之意王鏞練習掌故宜令提舉禮樂使不至崩壞皆從之碑云又具奏四事曰舉老成以輔皇子重省臣以振朝綱定法制以齊庶政立銓選以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保甲屯田漢軍除守禦外可選三萬屯燕京東西置營以壯神都左右中三衛從此起召赴中書議事及講定條格帝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可與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隱及修條格成與丞相史

天澤入奏帝深嘉納李壇反帝問卿度勢何如對曰使壇乘吾北
 征之釁瀕海擣燕閉關居庸為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使吾罷
 於奔救為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今
 賊將安出對曰必自下策已而果然初帝嘗論天下人材及平章
 王文統樞曰此人學術不正以游說于諸侯他日必反至是文統
 坐壇黨伏誅四年拜中書左丞奏罷世侯置牧守或言中書政事
 大壞帝怒省臣罪且不測樞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
 自後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纘承大統於基業為守成於
 治道為創始正宜上答天心下給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定大臣以
 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
 才勸農桑以厚生則可以光先烈遺子孫流遠譽邇者伏聞聰聽
 日煩政令日改月異如木始栽而就移屋既架而復毀臣民不勝

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為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帝怒

乃釋見名臣奏議十年改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明年襄陽下遂議

取宋碑云五年用兵襄陽立河南行省經理屯田以樞僉事樞奏如求大將非右丞相安童知樞密院

伯顏不可既又言陛下降不殺之詔伯顏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

川東溥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如此神捷者今

自夏徂冬一城不下皆由官軍不思國之大計利財剽殺所致且

宋之不能為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蓋不

敢也宜再申止殺之令使賞罰必立恩信必行則聖慮不勞軍力

不費矣帝稱善見名臣奏議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卒年七十八諡文

獻書史會要云號雪齋善草書

冊曰用兵戡亂崇儒定治碩畫訐謨綱維具備不嗜殺人爰

一土地斬將搃旗功烏可比

宋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人早歲好學工詞賦與族兄知柔同補金太學生有名於時人稱大小宋徐世隆墓誌云子貞貌清奇耳從眉寸許相者以為壽且貴亂子貞走趙魏間東平嚴實招置幕府用為詳議官兼提舉學校太宗五年汴梁下饑民北徙餓殍盈道子貞多方賑救全活者以萬計金士流寓者悉引見薦用拔名儒張特立劉肅李昶輩於羈旅間與之同列四方士聞風而至故東平一時人材盛於他鎮七年太宗命為行臺右司郎中時中原畧定事多草創東平所統五十餘城州縣官或擢自將校或起由民伍率昧於從政甚者為貪私以病民子貞倣前代觀察採訪制命官分三道糾舉官吏立程式定期會大小始有紀綱民得蘇息將弁占民為部曲戶謂之脚寨擅賦役幾四百所子貞令悉歸州縣實卒子忠濟襲爵請于朝授子貞參議東平路事勸忠濟首新廟學延前進士康煜王磐為

教官招致生徒數百人俾習經藝每季程試必親臨齊魯儒風為之一變墓誌云聘康煜說書李昶說春秋李慎說大學世祖南伐召至濮問以方畧對曰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所以拒命者特畏死耳若已降不殺脅從罔治則宋之都邑可傳檄定也世祖善其言中統初授益都路宣撫使未幾拜右三部尚書李壇反命參議軍前行省事子貞單騎至濟南觀壇形勢說丞相史天澤曰壇擁眾東來坐守孤城宜增築外城防其奔突彼糧盡援絕當不攻自破議與天澤合事平還上書陳便宜事大畧謂官爵人主之柄選法宜盡歸吏部律令國之紀綱宜早行刊定監司總統一路用非其才不厭人望乞選公廉有才德者為之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斂民窮無告宜遷轉以革其弊又請建國學教胄子敕州郡提學課試諸生三年一貢舉帝命中書次第施行至元二年遣子貞與左丞相耶律鑄行省山東

遷調所部官還授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奏言朝省之政不宜
 數行數改刑部所掌事干人命尚書嚴忠範年少宜選老於刑名
 者代之又請改北京行省為宣慰司控制東北州郡再如頒俸祿
 定職田並從其請拜中書平章政事帝頗悔用子貞晚未幾以年
 老求退帝曰卿氣力未衰勉為朕留措置大事俟百司差有條理
 聽卿自便三年十一月懇辭乃得請敕中書凡有大政即其家訪
 問子貞私居每聞朝廷事不便必封疏上奏愛君憂國不以進退
 易心卒年八十一當疾革諸子請遺言曰吾平昔教汝者不少今
 尚何言

劉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後從釋氏名子聰其先瑞州人世仕遼為
 官族曾大父仕金為邢州節度副使因家焉一統志云父潤為鉅鹿內邱兩縣提領有惠政子聰
 生而風骨不凡年十七補府令史居恒鬱鬱不樂一日慨然投筆

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為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求
 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谷間尋為僧於天寧寺初憲宗以僧海雲
 掌釋教事世祖在潛邸遣人召之海雲邀子聰與俱入見屢承顧
 問子聰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天文地理律
 歷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掌世祖悅之遂
 留贊大計後奔父喪歸賜金為葬具王磐神道碑云初丁母憂髮膚立衣一徹喪三歲不易及父卒雖身從天竺之教而服
食貶損容貌哀戚與循禮典執通喪者無少異服除被召赴和林上書數千言其畧曰治亂之道
 係乎天而由乎人我太祖皇帝起一旅降諸國不數年而取天下
 勤勞憂苦遺大寶於子孫冀傳萬祀永保無疆之福愚聞以馬上
 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昔武王兄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善事
 夜以繼日每得一事坐以待旦以保周天下八百餘年周公之力
 也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正在今日時不可

失也君之所任在內莫大乎相相以領百官化萬民在外莫大乎將將以統三軍安四域內外相濟國之急務然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可及當擇開國功臣子孫分爲京府州郡監守督責舊官以遵王法仍差按察官屬治者升否者黜天下可不勞而理矣天下戶過百萬自後差徭甚大加以軍馬調發使臣煩擾官吏乞取民不能堪是以逃竄日甚宜比舊減半或三分去一止就見在民戶以定差稅招逃亾者使之復業官無定次故潔清者不遷汙濫者不降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祿儀仗使家足身貴有犯於民設條定罪威福者君之權奉命者臣之職今百官自行威福進退生殺惟意之從宜加禁治天下之民未聞教化見在囚人宜從赦免明施教令使之知畏則犯者自少教令旣施罪不至死者皆詳審然後決犯死刑者覆奏然後聽斷不致刑及無辜天子以天下爲家兆

民爲子國不足取於民民不足取於國相須如魚水有國家者置府庫設倉廩原以爲民民營產業闢田野亦以資國也今宜確計官民欠負果爲應當差發所借卽依前旨使一本一利還官凡賠償無名及虛契所負者並免追取關市津梁正稅宜從舊制十五分取一禁橫征減稅法以利百姓倉庫加耗甚重宜令權度量均爲一法使錙銖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詐珍貝金銀之出甚難一旦以纏絲縷飾皮革塗本石粧器仗取一時之華麗廢爲塵沙殊可惜也宜從禁治除帝胄功臣大官以下章服有制外無職之人不得僭越今地廣民稀賦斂煩重民無力耕耨宜差勸農官一員率天下百姓務農桑重本計古者庠序學校代未嘗廢今郡縣雖有學並非官置宜修建三學設教授開選舉取士以經義爲上詞賦論策次之更宜擇開國功臣子孫亦令就學選達才任用之

關西河南地廣土沃以兵馬之所蹂躪故荒蕪尚多宜設官招撫
不數年民歸土闢可資軍需拘權鹽鐵諸產商賈酒醋貨殖諸事
以定宣課已不爲輕復於舊額倍權之往往科權並行民無所措
手足宜從舊例辦權更或減輕罷繁碎止科徵無縱獻利之徒削
民害國鰥寡孤獨廢疾者宜設孤老院給衣糧以爲養孔子爲百
王師今廟堂雖廢存者尚多宜令州郡祭祀釋奠如舊儀近代禮
樂器具散失宜徵太常舊人教引後學使器備人存漸以修復之
實太平之基王道之本今天下廣遠雖祖宗威福之致亦天地神
明所佑宜循古禮尊祭上下神祇和天地之氣順時序之行使德
極幽明天下賴一人之慶見行遼歷日月交食頗差聞司天臺改
成新歷未見施行宜因新君卽位頒歷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
使民知時國滅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俾一代君臣事跡不

墜於後世國家廣大如天萬中取一以養天下名士宿儒之無產
業者使不致困窮或有產業者應止輸差稅其餘徭役並行蠲免
使自給養實國家育才勵人之至意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而或有
所蔽蔽天之明者雲霧也蔽人之明者私欲佞說也常人有之蔽
一心也人君有之蔽天下也當選左右諫臣使諷喻於未形忖度
於至密君子之心一於理義懷於忠良小人之心一於利欲懷於
讒佞君子得位能容小人小人得勢必排君子明君在上不可不
辨也今言利者衆非圖利國實欲殘民而自利宜將國中人民必
用場冶付各路課稅所其餘言利者並行罷去古者治世均民產
業自廢井田爲阡陌後世因之不能復今窮乏者益損富盛者日
加宜量爲節限筭筆之制宜會古酌今均爲一法使無敢過越禁
私置牢獄及鞭背刑以彰愛生之德立朝省以統百官分有司以

御衆事以至京府州郡親民之職無不備是故紀綱正於上法度行於下今新君即位之初可立朝省以爲政本其餘百官不在員多惟在得人焉耳書奏甚見嘉納又言邢州萬餘戶兵興以來不滿數百凋壞特甚誠得良牧守如真定張耕洺水劉肅者治之猶可完復朝廷卽以耕爲邢州安撫使肅副之由是流民復業從征大理雲南在軍中數年每贊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殺故克城之日未嘗妄戮一人世祖卽位問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子聰采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是時子聰雖日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時人稱爲聰書記至元二年翰林學士王鶚奏言子聰侍藩邸積有歲年忠勤久著且當此聖明御極萬物惟新而子聰猶仍野服散號深所未便帝覽奏卽日拜太保參預中書省事復劉氏賜名秉忠以侍讀學士竇默女妻之初

憲宗欲建城市修宮室爲都會之所秉忠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爲吉詔秉忠營之名開平府繼升爲上都而以燕京爲中都八年奏建國號曰大元又以中都爲大都他如頒章服立朝儀給俸祿定官制一代成憲皆其所裁定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嘗築精舍居之秋八月無疾端坐而逝年五十九帝聞驚悼謂羣臣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聞也出內府錢具棺斂遣官護其喪還葬追封趙國公諡文貞元詩選云仁宗時加封常山王忠自幼好學垂老不衰雖貴顯齋居蔬食澹然不異平昔每以吟詠自娛其詩蕭散閑淡類其人有藏春散人集十卷無子以弟秉恕子蘭璋後許營齋文集云初秉忠之奏朝儀也因言高帝有言吾乃今知皇帝之貴上曰漢高眼孔小朕豈如是輟耕錄云世祖嘗以錢幣問秉忠對曰錢用于陽楮用于陰今國家龍興沙漠自陰域以君臨中夏宜用楮幣子孫世守之若用錢四海且將不靖遂絕不用錢後武宗用之不久輒罷果如所言

弟秉恕字長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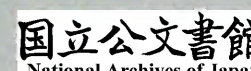
弱冠受易於劉肅遂明理學方秉忠事世祖時以薦士自任而嫌於私親獨不及弟左右以聞得召見遂同侍潛邸嘗賜秉忠白金千兩辭曰臣山野鄙人僥倖遭際服器悉出尙方金無所用世祖曰卿獨無親故遺之邪乃受而散之以二百金與秉忠辭曰兄勤勞有年宜蒙茲賞弟無功可冒恩乎終不受仕至湖州平陽兩路總管

湧幢小品云秉忠葬邢臺明時為盜發內有石刻云盜者李淮乃捕治服罪

冊曰創業求賢旁羅畢進釋方外衣服三公命制作典章規模大定經綸者業瀟澹者性

張文謙字仲謙邢州沙河人幼明敏善記誦與太保劉秉忠同學名臣事譽云文謙少時欲習吏事父召而責之謝曰身漸長大無所用仰衣食于父母心不自安故勉強為此今後即專志儒學會朝廷試天下儒士文謙試大名中選得免本戶徭役世祖居潛邸受邢州分地秉忠薦文謙可用召掌王府書記邢州當要衝初分二千戶為勳臣食邑歲遣人監領徵求百出民弗能堪文

謙言於上曰今民生困敝莫邢為甚蓋擇人往治之責其成效使四方取法乃選近侍脫兀脫尙書劉肅奉御李簡往三人協心為治不朞月戶增十倍世祖由是益重儒士任之以政從征大理國相高泰祥史作國主高祥者誤拒命殺信使遁去世祖怒將屠城文謙與秉忠諫曰殺使拒命非民之罪請宥之乃止從攻漢鄂文謙與秉忠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可嗜殺世祖曰期與卿等守此言既入境下令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獲士女悉縱還世祖即位命文謙為中書左丞時王文統為平章素忌刻議論屢相可否文謙積不能平遽求出詔以本職宣撫大名臨發語文統曰民困日久况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國家經費所係苟復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取之未晚也至任蠲常賦十之四商酒稅什之二境內大治其年來朝



復留居政府會阿合馬領左右部總司財用欲專奏請不關白中書詔廷臣集議文謙曰宰相分制財用前代皆然中書不預古無是理若中書弗問天子將親蒞之乎帝曰仲謙言是至元初復以中書左丞行省中興路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文謙得蜀士陷於俘者五六人出之使習吏事旬月間簿書有定式子弟亦知向學俗爲一變浚唐宋漢延二渠溉田十數萬頃人蒙其利三年還朝諸勢家言有戶數千當役屬爲私奴者議久不決文謙謂當以乙未歲戶籍爲斷其未占籍者歸之勢家可也其餘良民無復爲奴之理議遂定永以爲法淄州妖人胡王惑衆事覺連逮百餘人文謙曰愚民無知被誑誘誅其首惡足矣帝即命文謙往決獄惟坐三人棄市餘皆省釋七年拜司農司卿先是燕京副使高天錫言於文謙曰農桑者衣食之本不務本則民衣食不足教化不可興

文謙乃奏立司農司以天錫等爲巡行勸農使并請開籍田行祭先農先蠶禮復請立國子學選貴胄子弟教育其中久之遷御史中丞阿合馬慮臺憲發其姦欲奏罷諸道按察司文謙持不可然自知與權貴忤力求去會世祖以大明歷歲久寢差命許衡等造新歷乃授文謙昭文館大學士領大史院事十九年拜樞密副使事畧云首議肅兵政汰冗員選練將士而優恤其家未及施行歲餘以疾卒文謙蚤從劉秉忠洞究術數晚交許衡尤粹於義理之學是非得喪一不以經意家惟藏書數萬卷尤以引薦人材爲已任追封魏國公諡忠宣虞集新學記云中統初政術與時高下獨成均之教張德輝字耀卿冀寧交城人少力學數舉于鄉貞佑兵興家業蕩盡金亾北渡史天澤開府真定辟爲經歷官從南征時軍士多逃亾獲者必戮以警衆德輝言太過止配令穴城光州下華山農民

彝倫大農之興稼穡歷象之授人時凡出文謙所爲皆隱然有不可變者

天錫遼陽人累官尚書諡莊懿

結寨爲固天澤欲攻之德輝曰鄉民爲自保計當曉以禍福如或
 旅拒攻之未晚果相繼來降世祖在潛邸召見問曰孔子歿已久
 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往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
 道性卽在是矣又問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亾有諸對曰遼事臣
 未敢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皆武弁世爵間用一二儒臣及論軍
 國大計又不使預聞大抵以儒進者三十之一然則金之渝亾自
 有任其咎者儒何與焉又問祖宗法度具在未盡設施者甚多將
 如之何德輝指銀槃喻曰創業之主如置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
 而成之畀付後人傳之無窮當求謹厚者司掌乃永爲寶用否則
 不惟缺壞恐尚有竊而去之者世祖良久曰此正吾心所不忘也
 又問農家作勞何衣食之不贍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所從出
 今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者輸之官餘麤惡者將以仰事俯

育而親民之吏復橫斂以盡之則民鮮有不凍餒者矣會上春釋
 奠致胙因問孔子廟食之禮對曰孔子爲萬代王者師有國者尊
 之則嚴其廟貌修其時祀其尊崇與否於聖人無所損益特以此
 見時君崇儒重道之意何如耳又問典兵與宰民者爲害孰甚對
 曰軍無紀律縱使殘暴害固非輕若宰民者頭會箕斂以毒天下
 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爲害尤甚世祖默然曰然則奈何對曰莫
 若更遣宗室之賢如口溫不花者使掌兵權勳舊如忽都虎者使
 主民政則天下均受賜矣德輝紀行錄云遊于王庭者凡十閱月每燕見必接
 以禮至供帳衾褥衣服食飲無一不致眷顧之誠是夏
 德輝得告將還又陳先務七事曰敦孝友擇人才察下情貴兼聽
 親君子信賞罰節用度切直多所開悟未幾德輝與元裕北覲請
 世祖爲儒教大宗師世祖悅受之因啟累朝有旨蠲儒戶兵賦卽
 令有司遵行仍命德輝提調真定學校世祖卽位命宣撫河東下

車擊豪強黜賊吏均賦役耆耄不遠千里來謁曰六十年不復見此太平官府矣河東徭役官吏率賦一征十民不勝其困致多流

亡德輝閱實戶編均其等第出納有法王暉行狀云汾晉地廣官世守吏結為朋黨以豪強相軋其視綱紀殆土苴然

德輝得姦贓尤甚者數十人械庭下數其罪惡杖出之于是所部肅然考績為十路最陞見帝勞之命疏所急務

條四事曰嚴保舉以取人材給俸祿以養廉吏易世官而遷都邑

正刑罰而勿屢赦帝嘉納焉遷東平路宣慰使奏免遠輸豆粟二

十萬斛和糶粟十萬斛同知寶合丁議欲官賦蠶絲令民稅而後

輸德輝曰是誣上以毒下也且輸納后期之責孰任之遂罷其事

行狀云東平賦夥獄繁視河東倍蓰如李祐之財劉忙古楊怯里之賍奸皆窮其根株不稍貸宣慰使八刺以盜賊充斥獲者欲處之死德輝曰吾豈敢曲法從汝妄殺乎八刺密以聞帝曰張耀卿所言准合

至元三年召參議中書省事有言沿邊將校冒代軍士虛

耗廩幣者帝怒將遣使按治德輝奏曰在昔將校備嘗艱阻與士

卒同甘苦今年少子弟襲爵或以微勞進用豈知軍旅之事乎致

朝廷敕使覆按此省院素失約束耳若悉繩以法則人不自安今

但易其部署選武毅有才畧者任之則軍政自新時委風憲官體

究則宿弊自革有旨命德輝議御史臺條例德輝曰御史執法官

今法令未明何據而行此事行之不易又難中止陛下宜慎思之

後數日復召德輝曰朕慮之已熟卿當力行對曰若必欲行乞立

宗正府以正皇族外戚得以糾彈女謁無令奏事諸局承應人皆

得究治帝良久曰可徐行之行狀云有旨命趙彝使日本命書議救高麗詔以進德輝曰彝本宋人萬一所言不實恐妄生邊釁奏止之

五年擢侍御史辭請老命舉任風憲者疏烏古倫真等二十人以

博學有經濟器毅然不可犯望之知為端人性不喜嬉笑與元裕

李冶游封龍山時人號為龍山三老卒年八十行狀云德輝兩鎮巨藩再入中書雖權貴素以嚴厲

稱者與之抗禮往復論難不毫髮相假貸時或齟齬其耿耿自信氣終不下既為上所深知凡大政令必咨決焉與人交重然諾雖親故不敢干以私恤患難周困急至質衣典書無難色儒士未

元史卷十一 李裕二

子昭羈于豪權家言于上官出之蜀儒古生售子市鳩銀贖之仍給據為良張新軒子琥已結婚無以成禮分俸以給

安童札刺兒氏木華黎四世孫霸突魯長子也中統初追錄元勳
 名入長宿衛年方十三位居百寮上母宏吉刺氏元世家作帖木倫世祖昭
 睿皇后姊也嘗通籍禁中一日世祖問曰安童何如人對曰年雖
 幼公輔器也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
 少年以是知之會執叛王阿里不哥黨千餘人至世祖問安童曰
 朕欲置此屬於死地何如對曰人各為其主陛下甫定大難遽以
 私憾殺人將何以懷服未附帝驚曰卿年少何從得此語意正與
 朕合元明善勳德碑云時年十六至元二年秋拜中書右丞相綱目云時年二十一增食邑至四
 千戶辭曰今三方雖定江南未附臣以年少膺重任恐四方有輕
 朝廷心帝動容有間曰朕思之熟矣無踰卿者冬召許衡至俾議
 事中書省衡有疾安童即親候其館舍與語良久既還念之不釋

者累日安童言比者省官員數平章左丞各一員今丞相五人素
 無此例宜并設二丞相以蒙古漢人參用又奏請儒臣姚樞等八
 省議事同輔庶政並從之廷臣密議立尚書省以阿合馬專領先
 奏安童宜位三公事下諸儒議商挺倡言曰安童國之柱石若為
 三公是崇虛名而實奪之權也事遂寢安童言前有旨令尚書省
 樞密院御史臺各奏事如常制其大者從中書定議然後上聞今
 尚書省一切徑奏有違前旨帝曰豈阿合馬以朕頗信用故敢專
 邪不與卿議非是敕如前旨陝西省臣也速迭兒言比因饑饉盜
 賊滋橫不顯戮無以示懲安童曰強竊均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
 仍宜待報近臣謂總管府權太重宜立都轉運司并諸軍奧魯以
 分之安童言今之民官循例遷徙保無邪謀別立官府於民未便
 遂劾阿合馬擅財賦權官屬所用非人請嚴加選擇其營作宮殿

質緣為奸並宜詰問不報十二年命從北平王南木合出鎮和林
 在北邊十年中間為叛王昔里吉所劫二十一年三月始從王歸
 待罪闕下曰臣奉使無狀有累聖德帝召見慰勞之復拜右丞相
 詔銓定省院臺官屬帝曰如平章右丞等朕當親擇其餘諸司並
 從中書奏擬安童進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為耳目臣猥承任使
 或所行非法任其舉奏罪之輕重惟上裁處今近臣欲伺隙援引
 匪類曰某居某官某為某職日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臣謂銓
 選之法自有定制嘗廢格不行慮有短臣於上者幸陛下詳察帝
 曰卿言良是後若此者其勿行右丞盧世榮奏罷行御史臺安童
 進曰江南盜賊屢起賴行臺鎮遏居多臣以為不可罷但與行省
 並治杭州差覺僻遠因徙置江州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反帝親討
 平之逮宗室誣誤者命中書雜問安童多所平反嘗退朝自左掖

門出諸免罪者爭迎謝或執轡扶上馬安童毅然不顧或乘間言
 于帝曰諸王雖有罪皆帝室懿親丞相雖尊人臣也何悖慢如此
 帝曰汝等豈知安童所為特辱之使改過耳是歲復立尚書省安
 童切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別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
 蠹國不聽李謙文集云先是王子北安王遣使祀岳瀆時桑哥領功德司使者偕參政呂合
指呂為證世祖召問呂對曰時桑哥主祠祭王時天下大權盡歸尚書省安童屢
使同臣往來乘傳安童未嘗知桑哥不能對求退不許二十八年罷相仍領宿衛踰二年以疾卒年僅四十九
 雨木冰三日世祖震悼曰天何喪予良弼詔大臣監護喪事成宗
 大德七年加封東平忠憲王碑曰開國元勳命世大臣之碑名臣事
童年十八登庸在相位前後二十年海內號為極治天子嘉之嘗曰安童在朕得高枕而臥矣所
居堂宇朴陋聽廚之外一無所構或請建東西堂安童曰屋可蔽風雨足矣我聞人辛苦置田宅
適以資不肖子子兀都帶當世祖時襲長宿衛父歿凡賙賻之物一
之用吾不為也無所受以素車樸馬歸葬先塋大德初拜大司徒常侍掖庭贊畫

大政帝及后咸以家人禮待之卒謚忠簡孫拜住位宰輔自有傳
用曰婉兮變兮能近耆德出言有章庶政秩秩天子是倚福
綏邦國豈非天縱亦由學識宜有貽謀傳世無斁

董文炳字彥明真定藁城人

父俊見功臣傳

父歿時年始十六儼然如成人

李謙墓誌云幼率羣兒戲部分左右習為行陣之事指揮號令無敢違者

以父任為藁城令同列多輕其年少吏亦

不之憚文炳明於聽斷未幾同列斂手下之吏抱案求署字不敢
仰視縣貧重以旱蝗文炳出私穀數千石給貧民民賴不困前令
因軍興貸息錢累鉅萬歲指民蠶麥以償文炳曰民困矣盡以已
田廬計直代之朝廷初料民令敢隱實者籍其家文炳使民聚口
而居減其戶數或難之文炳曰為民獲罪吾所甘心民亦有不樂
為者文炳曰後當德我以故藁城賦斂視旁縣大減旁縣民有訟
不得直者皆詣文炳決久之以不賂失上官指遽棄官去世祖

受命南征詔文炳率四十六騎往人馬道死且盡至吐番僅兩人
挾之徒行路取死馬肉續食日不能三十里然志益奮會使者遇
之還言狀世祖遣其弟文忠馳馬載糗糧迎以來壯其忠賜帑甚
厚從伐宋至淮西命攻臺山砦降之師次陽羅堡家傳作羊邏沃宋兵築堡
于岸陳船江中軍容甚盛文炳請曰長江天塹宋所恃以為國勢
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即率死士數百當其前弟文用文忠載幢
幟鼓噪繼進鋒既交文炳麾眾走岸搏戰宋師大敗世祖方駐馬
香爐峰捷至大喜遽扶鞍起立豎鞭仰指曰天也會憲宗訃至乃
班師世祖即位命文炳宣慰燕南諸道還奏曰人久弛縱一旦遽
東以法恐危疑者多宜大赦以安反側中統二年擢山東東路宣
撫使方行適立侍衛親軍即遙授為都指揮使李壇反文炳會大
軍圍之壇就擒諸軍悉降初壇有沂漣兩軍二萬餘人皆善戰王

將分隸所部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請曰彼爲壇齋耳殺降
恐非聖天子意二千人得免而他將殺者已過半皆大悔時山東
猶未靖帝以文炳爲經畧使比至益都從數騎便服入至府不設
警衛召壇故將吏立庭下諭曰壇賊不道今已誅死汝等皆爲王
民天子至仁聖遣經畧使撫汝當相安無懼經畧使得便宜除授
汝等勉立功取金銀符經畧使不敢格上命不予有功者人心大
悅山東以安至元三年帝以文炳代史氏兩萬戶爲鄧州光化行
軍萬戶河南等路統軍副使更造戰艦習水師預謀取宋方畧帝
嘗召文炳密謀欲大發河北兵丁對曰河南密邇宋境人習江淮
地利宜使河北耕以供軍河南戰以闢地俟宋平則河北長隸軍
籍河南削籍爲民如是爲便又將校素無俸給連年用兵至有身
爲大校出無馬乘者帝憫之始頒俸七年改山東東路統軍副使

治沂州沂與宋接境鎮兵仰內郡餉運有詔和糴本部文炳命收
州縣所移文衆諫以違詔文炳曰但止之徐遣使入奏以敵人接
壤知吾虛實一不可邊民供頓甚勞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
懼來者三不可帝大悟乃罷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于淮西
首築正陽兩城夾淮相望以遏宋兵宋淮西制置夏貴帥舟師十
萬來攻文炳登城禦之飛矢貫左臂著脇文炳拔矢引弓左右發
四十餘矢箠中矢盡顧索矢又十餘發矢不繼力亦困不能滿張
遂悶幾殆明日貴復麾士卒壓軍而陳文炳病創甚子士選年二
十一請代戰壯而遣之仍自起束劊手劍督戰貴敗走會大舉伐
宋文炳發正陽會丞相伯顏于安慶請曰大軍旣疲於陽羅堡吾
兵當前次當塗復言于伯顏曰采石當江之南和州對峙不取
必有後顧遂進攻之降其城詔文炳以行樞密院駐兵鎮江宋將

張世傑孫虎臣陳大艦萬艘碇焦山下文炳身犯之載士選別船
從子士表請從文炳顧曰吾弟僅一子脫吾與士選不返士元士
秀猶足克敵吾不忍汝往也士表固請乃許之文炳乘輪船建大
將旗鼓士選士表船翼之大呼突陣諸將繼進宋兵亦殊死戰橫
屍委仗江水爲之不流宋師大敗文炳俘甲士萬餘人悉縱不殺
諸軍分三道進文炳居左由江陰循海趨臨安海寇張瑄有衆數
千倚島爲雄長文炳招致之十三年正月師次鹽官持久不下將
佐請屠之文炳曰臨安約降已久使吾輕殺一人恐妨大計况屠
一縣邪遣人諭之縣降遂會伯顏于臨安城北宋主累出降文炳
卽入城罷宋官府散諸軍封府藏收禮樂器及諸圖籍璽符上之
時翰林學士李磐奉詔招宋士至臨安文炳謂曰國可滅史不可
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宜悉收以

備采撫得宋史及諸記注五千餘冊歸之國史院宋福王與芮赴
京師徧以重寶致諸貴文炳却不受及官錄與芮家具籍受寶者
獨無文炳名召入覲拜中書左丞時張世傑奉益王昀走台州閩
中亦爲宋守復敕文炳進兵所過禁士馬毋踐田麥曰在倉者吾
旣食之在野者汝又踐之新邑之民何以續命以故南人感激所
至輒下次台州盡縱諸將所俘台民得免者數萬口由溫州踰嶺
而南漳泉建寧邵武諸郡相繼送款閩人感其德立廟祀焉帝在
上都適北邊警至欲親將北伐急召文炳入見奏曰今南方已平
臣無所効力請事北邊帝曰朕召卿意不在是豎子盜兵朕自撫
定山以南國之根本盡以託卿設有不虞聽便宜處置中書省樞
密院事無大小悉令咨卿而行文炳奏曰曩臣在臨安時阿里伯
奉詔檢括宋諸藏貨寶追索苛細人以爲苦宋人未洽吾德遽苦

之以財恐非安懷之道卽詔罷之又曰往者泉州蒲壽庚以城降其人素主市舶臣謂宜重其事權使爲我扞海寇誘諸番臣服因解所佩金虎符與之矣惟陛下恕臣專擅罪帝大悅更賜金虎符燕勞畢卽還大都更日至中書樞密不署中書案平章阿合馬方怙寵生殺任情至是奸狀爲之少斂嘗執筆請曰相公官左丞當署省案請至再終不肯署或問故文炳曰主上所付託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細務且吾少狗則濟奸不狗則致讒讒行則身危深失付託本意吾是以預其大政而畧其細務也十五年夏有疾奏請解機務召赴上都避暑命僉書樞密院事中書左丞如故八月天壽節禮成賜宴帝命坐上坐諭宗室大臣曰董文炳功臣也理當坐是是夜疾復作敕御醫日診視疾篤沐浴坐召文忠等曰吾先人死王事吾恨不爲國死邊願董氏世有男能騎馬者勉力報

國則吾死瞑目矣言畢就枕卒帝悼痛命文忠護喪歸葬諡忠獻

元明善董氏家傳云文炳忠實似其父上益信之嘗曰朕心文炳所知故讒間不行其教諸弟如嚴師雖貴顯如文用文忠歸休沐不敢先私室侍立終日夜不敢坐不問不敢對襄馬金帛文炳亦未嘗先御有卽盡賜諸弟諸弟或以過被管皆俛首受之卒後十餘年姦臣桑哥事敗詔其子士選入上曰而父忠勤不欺能成吾大事汝不必遠學爾父足矣又曰曹彬不殺降一事較之爾父未足爲多長子士元字長卿自襁褓喪母祖母李絕愛之謂文

炳曰俟兒能言卽令讀書數歲從名儒受學及長善騎射從憲宗征蜀及戍淮西皆有功從大帥博魯歡攻揚州駐師灣頭堡時方大暑博魯歡病還京師以行省阿里代領諸軍宋守將姜才乘隙來攻阿里素不習兵率輕騎數百出堡士元與別將哈刺禿以百騎從之日暮宋兵奄至士元謂左右曰大丈夫報國正在今日勿懼也方整陣欲戰阿里遁去士元與哈刺禿以部兵赴敵死戰泥淖馬不能馳乃棄馬步戰至四更敵衆始退及旦阿里來視戰地見士元臥泥中身被十七創甲裳盡赤肩昇至營而絕年四十二

哈刺禿亦戰死江淮既平伯顏入朝言于帝曰淮海之役所損者二將而已帝問其人以名對帝曰士元健捷過人晝戰必能制勝夜戰而死可惜也追封趙郡公諡忠愍 次子士選字舜卿幼從父居兵間晝治武事夜讀書不輟世祖命為親軍前衛指揮使未幾以職讓其弟士秀帝命士秀將前衛而以士選同僉行院事于湖廣宗王乃顏反帝親征召士選至行在與李庭同將漢軍禦之飛矢及乘輿士選等出步卒橫擊敗其眾帝喜尋遷中書左丞鎮浙西浙多湖泊率為豪民占種水無所居積數罹災患俾開復之各如故成宗即位拜江西左丞贛州盜劉六十聚眾萬餘主將觀望不敢進士選請自往但率掾吏持文書即日就道至贛境先逮官吏害民者治之進至興國命將校分兵守險捕激亂者數十人置於法復誅姦民之為囊橐者數家民爭出自効不數日遂擒賊

魁餘眾解散遣使上於朝丞相不忽木問其使曰董公上功簿邪使者曰某且行左丞授之言曰朝廷若以軍功問但言鎮撫無狀得免罪為幸何功之有因出其書但請黜賊吏數人畧不言破賊事等拜御史中丞時丞相完澤用雲南左丞劉深言出師征八百媳婦驅民轉餉谿谷間死者數十萬在廷無敢諫者士選奏事畢同列皆起士選獨言今劉深出師以有用之民取無用之地非計就令當取亦宜先遣使往諭然後聚糧選兵俟時而動豈可因一人妄言致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士選曰以言受罪臣職所當他日以不言罪臣臣死無益帝麾之出不數月師敗帝慨然曰士選言驗矣言者謂士選嘗貸朱清張瑄鈔非義帝曰臺臣稱貸其廉可知不必問也生平以忠義自許號廉介自門生部曲無敢通饋獻者尤敬禮賢士在江西以屬掾元明善

為賓友既又得吳澄為師延虞汲於家塾以教其子及遷南臺中丞又招汲子集與俱已得范梈等數人皆以文學顯故世稱求賢薦士必以董氏為首晚年好讀易澹然終其身每一之官必廢先業田廬為行貨故老而益貧卒諡忠宣

中州志載有詹士龍者固始人宋都統鈞之子也元兵破鄂鈞殉節士龍甫三歲文炳收養之及長士龍知已非董出他日從獵滹沱求復姓文炳戲曰試為投石水中浮則爾從士龍視天曰吾父有靈石當暫浮因以石投水沉而復浮者數四文炳愕然曰天也遂許之後官廣西道僉事

冊曰桓桓董公曹彬比蹤龔龔畧聞電掃颯從士元死敵士選匪躬贖武致衄乃思其忠

張雄飛字鵬舉瑯琊沂人父琮仕金守盱眙後罷徙居許州雄飛幼失母琮妾李氏養之蒙古兵屠許雄飛方十歲李攜之變服以免遂寓潞州金亾雄飛不知父所在往來澤潞求之十餘年嘗客食僧舍已而入關陝歷懷孟潼華求其父終弗得既入燕居數

歲盡通諸國語至元二年廉希憲薦之世祖召見慨然陳當世之務授同知平陽路轉運司事帝問處士羅英誰可大用者對曰張雄飛公輔器也帝命驛召至問以當今所急對曰太子天下本願早定以繫人心閭閻小人有升斗之儲尚知付託天下至大社稷至重不早建儲貳非計向使先帝知此陛下寧有今日帝方臥矍然起稱善他日與江孝卿同召見帝曰今任職者多非材政事廢弛譬之大厦將傾非良工不能扶卿輩能任此乎孝卿謝不敏雄飛對曰古有御史臺為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間疾苦皆得言百官姦邪不職者即聽糾劾如此則紀綱舉天下治矣帝曰善乃立御史臺以前丞相塔察兒為御史大夫雄飛為侍御史會議立尚書省雄飛力爭於帝前忤旨左遷同知京兆總管府事公主有家奴逃渭南民間為贅壻主過識之捕其奴與妻并械繫其妻之

父母盡沒其家貲雄飛與主爭辨詞色俱厲主不得已惟挾其奴以去入爲兵部尚書平章阿合馬在制國用司時與亦麻都丁有隙至是羅織其罪同僚爭相附和雄飛曰所犯在制國用時平章獨不預邪有秦長卿劉仲澤者亦以忤阿合馬意下吏欲殺之雄飛堅持不可阿合馬使人陷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參政雄飛曰殺無罪以求大官吾不爲也阿合馬怒出爲禮州安撫使三人竟坐死時禮州初下民懷反側雄飛至布宣德教民遂以安有巨商二人犯匿稅及毆人事僚佐受賂欲寬其罪雄飛繩之益急或曰此細事何執之堅邪曰吾非治匿稅毆人者欲改宋弊政懲不畏法者爾細民以乏食相聚發富家廩所司欲論加強盜雄飛曰若輩盜食欲救死非強也寬其獄改遷荆湖北道宣慰使有告常德富民十餘家將爲亂衆議以兵討之雄飛曰告者必其仇也

且新附之民當處以靜鎮苟有他吾自任其責徐察之果如所言先是荆湖行省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戶爲家奴自置吏治之歲責租賦雄飛請歸其民於有司不從雄飛入朝奏其事詔還籍爲民尋拜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馬恐其子忽辛爲江淮右丞不相容奏留雄飛不遣十九年拜中書參知政事時阿合馬旣死特其用事久賣官鬻獄紀綱大壞雄飛乃先自降一階于是僥倖超躡者皆降忽辛被逮至中書雜問歷指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二十一年春羣臣上尊號議肆赦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在上豈宜數赦帝嘉納之曰大獵而後見善射集議而後知能言汝所言者是止下輕刑之詔是冬盧世榮復起雄飛遂罷先是雄飛嘗坐省中帝召見

便殿謂曰聞卿貧甚特賜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既出
 又加賜黃金五十兩及諸酒器雄飛拜受封識藏於家及罷政阿
 合馬之黨竟矯詔追奪或勸其詣省自白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
 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正虞有今日耳又可自辨
 乎二十三年起為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卒于官子師野宿衛東宮
 時阿里海牙入覲請以為荆南總管雄飛固止之歸謂其子曰今
 日欲有官汝者汝宿衛日久固應得官然我方執政天下必謂我
 私汝我一日不去此位汝輩勿望有官也其介慎如此

冊曰利不為誘威不能沮辰告遠猶卑慎自處澤足起枯明
 如燃炬姦回代興不究厥緒知之匪難任則齟齬

石天麟字天瑞順州人年十四好學不倦於諸國書語無不習憲
 宗六年以斷事官奉使北邊海都拘留久之世祖至元中邊將劫

王子北安王以往寓天麟所天麟素與其用事臣相親狎因語以
 宗親恩義及臣子順逆之理海都聞之悔遂遣與王同歸天麟被
 拘二十八年始得還世祖大悅拜中書左丞有譖丞相安童嘗受
 海都官爵者帝怒天麟奏曰海都實宗親偶有違言非仇敵比安
 童不拒絕之所以釋其疑心導其臣順也帝怒方解江南道觀偶
 藏宋主遺像有僧與道士交惡發其事將置極刑帝以問天麟對
 曰遼國主后銅像在西京者今尚有之未聞有禁令也事遂寢年
 七十餘帝以所御金龍頭杖賜之曰卿年老出入宮掖杖此可也
 時權臣用事凶焰薰炙人莫敢言天麟獨斥其奸無所忌人服其
 忠直成宗大宴羣臣於玉德殿召賜御藥命左右勸之酒頗醉以
 御輦送還家武宗即位進中書平章政事卒年九十二追封冀國
 公諡忠宣

元史類編卷之十二終

元史類編卷之十三

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南沙席世臣郅客氏校刊

宰輔三

阿合馬附王著 秦長卿 盧世榮 桑哥附幹羅思 要東木 馬紹 何榮祖

阿魯渾薩理子岳 柱 葉李附李 淦 不忽木祖海藍伯 父燕真 完澤父線 真

張九思附高 麟

阿合馬回紇人不知其所由進世祖中統三年命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專委以財賦之任遂頒條約宣諭各路轉運司開河南鈞徐諸州鼓鑄之利更括戶三千興煽鐵冶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觔鑄就農器二十萬具令易粟輸官得四萬石以太原民糶小鹽越境私販民貪其價廉競相買食以故解鹽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令歲增五千兩無問僧道軍匠計戶均輸自

是鹽鐵之利始起至元元年秋八月世祖紀作十一月罷領中書左右部併入中書省超拜阿合馬為平章政事三年立制國用司命兼領使職因奏真定順天金銀不中程者宜改鑄別怯赤山出石絨織為布火不能然應遣官採取桓州峪所得銀鑛十六萬觔每百觔可淘銀三兩錫二十五觔開采所需鑿錫以給悉從其請七年立尚書省罷制國用司仍命平章尚書省事時世祖銳意富國試以事頗有成效又見其與丞相線真史天澤爭辯丞相皆屢詘由是奇其材授以政柄言無不從初尚書省之立也詔凡銓選各官吏部按資品呈尚書省由尚書咨中書省然後轉奏至是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關白中書丞相安童以為言帝問之對曰事無大小既委之臣所用之人須臣自擇雖嫌怨不敢避九年併尚書省入中書復命阿合馬平章中書省事明年更以其子忽辛為大

都路總管安童見其專恣日甚乃奏大都總管以下多不職乞選人早代尋又奏阿合馬挾宰相權為商賈以網羅天下大利民困無所訴阿合馬曰誰為此言臣當與廷辯安童進曰左司都事周祥中本取利罪狀明著帝曰俟徵畢當顯黜之既而樞密院請以忽辛同僉院事帝不允曰彼賈胡事猶不知况可責以機務邪丞相伯顏伐宋既渡江捷屢至帝命阿合馬與姚樞徒單公履張文謙陳漢歸楊誠等議行鈔法於江南及貿易官鹽藥材阿合馬條上眾議曰樞言江南交會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公履言伯顏已嘗勝諭交會不換今行之恐失信於民文謙言可否當詢伯顏自定漢歸及誠皆言以中統鈔易交會何難之有帝曰樞與公履不識事機朕嘗問左丞陳巖亦言宋交會宜更換今從汝議又奏北鹽藥材樞與公履皆言當使百姓從便販鬻臣謂若聽民自售勢必

紊亂不一請於南京衛輝等路籍括藥材蔡州發鹽十二萬勛官
 自貿易帝從之又言比因軍興之後既減編民額賦又罷轉運官
 令各路總管府兼領課程以故國用日詘莫若驗戶數多寡酌遠
 就近設都轉運司選廉幹官分理其事廣行鼓鑄官為局賣並禁
 民間私造銅器則民力不屈而國用可充乃復立諸路都轉運司
 悉以其私人為使又言自今御史臺非白省毋擅召倉庫吏亦毋
 鉤索錢穀數及集議中書不至者加罪並報可十五年湖南左丞
 崔斌入覲奏曰先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命阿里等前往察汰今
 蔽不以聞是罔上也杭州地大委寄非輕阿合馬以不肖子抹刺
 忽充達魯花赤豈量材授任之道且阿合馬先自陳乞免任其子
 弟今身為平章而子若姪或為行省參政或為禮部尚書將作院
 使領會同館一門悉處津要無以示天下公有旨並賜罷黜然不

以是為阿合馬罪

典章云阿合馬專用酷吏以王儀為刑部侍郎能以一繩縛囚令其遍身痛楚稍重則四肢斷裂入號王侍郎繩索法

十六年

奏設江西權茶運司以盧世榮為使又以都轉運司官多俸重改
 諸路宣課提舉司都省行省各委一人監理明年中書奏行省阿
 增海阿里等言自立宣課提舉司官吏至五百餘員左丞陳巖范
 文虎謂其擾民且侵盜官錢罷之便阿合馬言立提舉司未三月
 而請罷此必行省有奸弊故先發制人乃詔御史臺遣能臣往按
 其事具以實聞未幾崔斌遷江淮左丞阿合馬慮其害已乃奏理
 算江淮錢穀誣構斌與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盜官糧四十
 萬擅易命官八百餘員及鑄造銅印等事三人竟坐誅時阿合馬
 在位久益肆貪橫援引奸黨郝禎張惠為左右丞耿仁為參政罔
 上剝下眾庶流移民有美田宅輒效為已有內通貨賄外以威劫
 羣臣在廷相視莫敢發有宿衛士秦長卿慨然上書摘其奸謂禁

絕異議杜塞忠良似秦趙高私蓄踰公家覬覦非望似漢董卓春
 秋人臣無將請及其未發誅之書奏不省未幾除長卿同知興和
 鐵冶事誣以侵課數萬緡斃之獄長卿洛陽人以布衣徵至京側儻尚氣節十九年三月帝幸
 上都皇太子真金從有益都千戶王著素疾惡因人心憤怨密鑄
 大銅鎚自誓擊阿合馬首與妖人高和尚合謀偽傳皇太子還都
 作佛事糾黨八十餘人夜入京旦遣二西僧詣中書令市齋物時
 尚書張九思總管高鱗皆宿衛宮中詰之倉皇失對及午又矯令
 旨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前易不察遽以兵往著自馳
 見阿合馬詭言太子將至令省官悉候於宮前阿合馬素憚太子
 先遣使出關北迎悉為偽太子所殺奪其馬南入健德門其徒皆
 下馬偽太子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即牽去以所袖
 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左丞郝禎至殺之囚右丞張惠時變起倉

猝且昏夜眾遙望火光中莫知所為九思自宮中大呼以為詐留
 守使博敦遂持挺擊立馬者墜地弓矢亂發眾奔潰高和尚等逸
 去著獨挺身就縛帝聞之震怒即命司徒和禮霍孫樞密副使李
 羅等馳詣大都討亂者獲高和尚於高梁河與王著張易並醢於
 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
 事者初阿合馬死帝猶未察其姦及徐詢李羅始盡得其罪狀怒
 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剖棺戮屍縱犬啗其肉子姪輩盡伏誅籍
 其家得積藏二人皮兩耳具存問之其妾引住云每詛呪時置神
 座於上其應甚速又以帛一幅畫甲騎圍守幄殿兵皆挺刃內向
 如擊刺狀又有曹震圭者嘗推算其年命王臺判者妄引圖讖皆
 言涉不軌事聞勅剝數人皮以徇已從集賢侍讀學士崔彧請并
 戮郝禎屍

冊曰大奸似忠為國以利文統雖誅桑盧相繼賴主之明旋用旋斃王著何人乃傳後世

盧世榮大名人當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為江西權茶運使坐罪廢阿合馬死廷臣諱言利無以副上意有桑哥者薦世榮才謂能救鈔法增課額上可裕國下不損民世祖召問稱旨令與中書省議所當行丞相和禮霍孫與右丞麥木丁參政張雄飛溫迪罕皆以議不合同日罷去至元二十一年冬復起安童為右丞相以世榮為右丞而左丞史樞參政不魯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參議拜降皆世榮所薦也既驟被顯用即日坐中書專理鈔法通行中外官吏奉法不虞者加罪因奏言近見老幼疾廢之民衣食不給行乞於市非盛世所宜有宜委各路正官給衣糧又請弛民間買賣金銀江湖魚利禁罷懷孟諸路竹監優郵驛戶困乏大率先反阿

合馬所作巧於沽名帝並可其奏既而言南北食鹽每引十五兩國家未嘗多取今官豪擁貨射利每引價至八十貫貧者多不得食宜以二百萬引給商一百萬引散諸路立常平鹽局或販者增價官平其值售之又京師富戶釀酒價高味薄課不以時輸宜發官鈔五萬錠立權酷法俾民用給而國計亦裕世榮在中書未十日御史中丞崔彧極言其不可為相大忤旨下彧更欲致之法尋罷職明年正月世榮奏言天下歲課鈔止九十餘萬錠以臣經畫不取於民可增三百萬錠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上前首凶卿但言之世榮言自王文統誅後鈔法虛敝已久今莫若依漢唐故事括銅鑄錢并製綾券與鈔參行更立市舶都轉運司於泉杭二州官自具船給本募人入番官取其利七商有其利三禁私販航海者拘其先貯貨物納諸官匿者許告沒其財半

給告者各路雖建常平倉實無所蓄宜盡核權勢所擅鐵冶官爲鑄器鬻民以其息合常平鹽課儲穀於倉待貴時出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國家雖立平準庫然無曉規運者以致鈔法虛廢諸物踊貴宜於各路立平準周急庫輕其息以貸貧民則貸者衆而本且不失今隨朝官吏增俸獨州郡未增可於各都立市易司領諸牙僧計土產物貨四十分取一以十爲率四給牙僧六充官吏俸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糗糧惟資羊馬宜出官錢置幣帛易羊馬於北方廣開牧地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每事稱善世榮因奏曰臣所行怨之府也後必有陰中臣者臣實懼焉帝曰疾足之犬狐不愛焉主人豈不愛之汝之所行朕自愛也未幾奏罷行御史臺升六部爲二品改按察司爲提刑轉運司俾兼各路錢穀其刑名事隸內臺錢穀

由部申省頃之御史臺言初置行臺時朝廷老臣集議皆謂有益今未見所損何可遽罷至按察司兼轉運則糾彈之職且廢曾丞相安童亦言其不可罷帝命復立江浙行臺治江州按察司職掌如故世榮又奏立規措所所司官吏以善賈者充之且曰天下能規運錢穀者向在阿合馬之門今皆籍錄禁錮其中不乏通才堪任使然懼有言臣濫用罪人者帝曰可用則用之何懼爲于是以前轉運使張宏綱撒都丁不魯合散孫桓並爲河間山東諸路都轉運鹽使其他擢用甚衆世榮旣以利自專知斂怨日甚乃以九事說世祖詔天下一免民間包銀二官吏俸母令民戶帶納三蠲大都地稅四江淮民失業鬻妻子者官爲收贖五逃移復業者免差稅六鄉民造醋者免收課七量減江南佃戶租額八添支內外官吏俸九定百官考課升擢法意在釋怨要譽世祖悉從之已又

奏立真定濟南江淮等處宣慰司兼都轉運司專治課程仍降格條禁諸司不得擅追管課官吏及按察司不得檢察文卷以宣德王好禮並爲浙西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指其好世榮言彼自陳能歲辦鈔七十五萬錠是以令往世榮居中書甫數月特委任之專視丞相猶虛位左司郎中周戴議事稍不合坐以沮格詔旨奏杖一百後斬之朝中震懾無敢言者御史陳天祥獨上章論世榮姦邪不法狀時帝在上都御史大夫王昔帖木兒以聞帝悟卽日遣唆都等還大都命丞相安童集諸司官吏老成儒士及知民情者同世榮聽讀天祥彈文仍令世榮天祥並赴上都廷辯安童言世榮昔言能不取於民歲辦鈔三百萬錠令鈔復實諸物悉賤民得休息數月卽有成效今已四閱月所行不符所言所出多於所入引用儉人紊亂選法請暴其罪於天下翰林學士趙孟頫等亦

言世榮初以財賦自任當時人情不敢預料將謂別有奇術可以增國用及今觀之不過如御史所言若復恣其妄行爲害非細天祥與世榮面質帝前皆欵伏傳旨命安童與諸老臣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更者更所用非人立皆奏斥下世榮于獄闕七月帝問近侍忽刺出曰汝於盧世榮有何言對曰近聞人言世榮獄已竟猶日豢之徒費廩食詔誅之剖其肉以食禽獮

桑哥西域人膽巴國師弟子也能通諸國語嘗爲西番譯史性狡黠好言財利事世祖深喜之及後貴幸乃諱言師事膽巴背之至元中擢爲總制院使掌浮屠氏教兼治吐番宣慰事中書省嘗令李留判市油桑哥請以官錢往市司徒和禮霍孫謂非汝所宜爲桑哥不服至相毆且謂曰與其使它人侵盜曷若爲公家營利乎乃出油萬觔與之後以所營息錢進和禮霍孫曰我初計不及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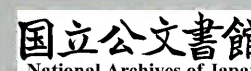
一日桑哥在帝前論和雇和買事因語及帝益喜始有大任意嘗

錄載華亭彭瑋云桑哥與江南釋教總統楊璉真伽相表裏請發宋諸帝陵桑哥矯制可其奏

二十四年二月復立尚書省以桑

哥平章政事會更造至元寶鈔桑哥言中統鈔行垂三十年省官皆不知其數今已更用至元鈔宜遣官分道置局鈎考中統鈔本又初改至元鈔欲盡收中統鈔今尚未可急斂宜令稅賦並輸至元鈔商販有中統料鈔者聽易至元鈔以行然後中統鈔可盡帝是其言嘗奉詔檢覈中書省校出虧欠鈔六十餘錠平章麥木丁即自伏參政楊居寬謂職掌銓選錢穀非所專桑哥怒令左右拳其面問曰既典銓選果無黜陟失當者乎等亦引伏奏聞帝命與丞相安童共訊且曰此曹狡獪毋使他日得以脅問誣服為辭數日又奏中書參政郭佑多所逋負口位不言每以疾為託臣見中

書庶務隳惰如此故毆辱之今已歛服帝益怒命加窮治佑與居寬皆棄市刑部尚書不忽木爭之不得臺吏王良弼與江寧縣尹吳德常偶語時政桑哥聞之曰若輩誹謗政事不誅無以懲後並捕殺之有御史幹羅思者以忤桑哥被譖籍其家惟金玉帶各一黃金五十兩皆上所賜者乃以公用係官孳畜加之罪帝曰此口腹之事也釋不問桑哥嘗奏以沙不丁遙授江淮行省左丞烏馬兒為參政領泉府市舶事發鈔千錠給行泉府司歲輸珍異物為息又以拜降為福建行省平章既得旨乃言於世祖曰臣前言凡授省臣及行省官並與丞相安童議今奏用沙不丁等適丞相還大都未與議臣恐有執前旨為言者帝曰朕若主也朕已允行何言之有十月帝問翰林集賢諸臣曰以丞相領尚書省事漢唐有此制否咸曰有之翼日左丞葉李言桑哥柄政久宜進位丞相以



協人望帝大悅遂以爲尚書右丞相兼總制院使領功德使司事
明年正月以甘肅叅政鐵木哥不任事奏乞牙帶往代淞江民曹
憂炎願歲輸米萬石求官奏授浙東宣慰副使紹興判官白絜矩
言亾宋族人散居江南非便宜悉徙京師奏擢絜矩尚書省舍人
江西判官蕭儀受賂論死桑哥以儀嘗鉤考萬億庫有追錢之能
奏釋其罪又以江西平章忽都鐵木兒不職論罷之兵部尚書忽
都答兒不勤於政則先斥而後奏帝曰若輩不罷汝事何由得行
自立尚書省摘委六部鉤考百司倉庫尚以爲不專更置徵理司
主之以禿烈羊呵吳誠並爲使十月桑哥奏荆湖行省錢穀已責
平章要束木自首償矣他省欺盜正多乞命參政忻都尚書王巨
濟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
特授勅印併給兵爲衛帝皆從之當是時天下騷然江淮尤甚而

諛者方且諷都民爲之立石頌德帝聞之曰民願立者聽旣成樹
於省前翰林製文題曰王公輔政碑又以總制院所統西番諸宣
慰司軍民財粟甚重體宜優異奏改爲宣政院秩從一品帝問宜
用何人對曰臣與脫因可於是命桑哥以右丞相兼宣政院使二
十六年帝將幸上都桑哥入見言去歲聖駕北幸臣視內帑諸庫
無虛日今歲欲乘小輿以行恐人竊議帝曰汝但乘之母畏人言
且命以待衛親軍百人爲導從又言初以省部成案皆錢穀所繫
令赴御史臺照刷近檢左右司文簿凡經照刷者遺漏尚多當令
御史就省部稽察并書姓名於卷末苟有遺漏易於歸罪仍命侍
御史堅童監視失則連坐乃答監察御史四人自後御史赴省部
者掾令史與之抗禮但遣小吏持文簿置案去聽御史自行檢閱
而臺綱遂廢桑哥言國家經費旣廣歲入恒不敷出今鹽課每引

值中統鈔三十貫可增爲一錠茶稅每引值五貫可增爲十貫酒醋稅課江南可增額十萬錠內地五萬錠協濟戶十八萬自入籍至今止輸半賦聞其力已完足宜改爲全賦如此則國用可支詔皆如所議又言有分地之臣近以貧乏爲辭希覬賜與財非天墜地湧苟不慎出入恐國用不足帝曰自今不當給者汝卽止之當給者俟覆奏桑哥既專政凡銓調內外官皆任已出而宣勅尚由中書乃請今後宣勅並付尚書省由是以官爲市貨賂珍瑤日夜輦輸其門姦諛之徒蠅附蟻營綱紀大壞人心駭愕二十八年春帝畋柳林利用監徹里浙西按察使千廬等乘間奏其專權黷貨狀帝趣名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壅蔽聖聰紊亂朝政有言者卽誣以他罪今百姓失業盜賊蠭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爲宗社憂留守賀勝亦陳其奸欺久而言者益衆帝問御史大夫月兒

魯曰屢聞桑哥沮抑臺綱杜言者之口又嘗捶撻御史其所罪者何事桑哥持御史李渠等已刷文卷至令侍御史杜思敬勘驗辨論往復數四辭屈帝駐蹕土口復召問尚書省裂卷爲兩縫執奏曰前浙西按察使只必因監燒鈔受贓至千錠嘗檄臺追徵二年不報思敬曰文之次第盡在卷中今尚書省拆卷持半印案訟人餘半安在其弊可見徹里抱卷至前奏曰用朱印以封緝縫者防欺也若輩爲宰相而拆卷破印與人辨豈非教吏爲奸帝怒下桑哥獄仆輔政碑至七月伏誅先是行臺御史周祚嘗劾行尚書省官桑哥誣以他罪流祚于愨答孫之地妻子家產皆沒入及是始給還 要束木者桑哥妻黨也嘗鈎考荆湖錢穀省臣擬授湖廣平章帝曰要束木小人事朕方五年授一理算官足矣覽中書所奏令人恥之比至湖廣卽籍阿里海牙家貲來上及被逮籍其家

得黃金四千兩更坐以不法數事帝命械致湖廣戮之其沙不丁

烏馬兒妻孥並沒官姑貸其死忻都王巨濟伏誅輟耕錄云至元甲子阿合馬拜中書平章人謂乘字拆而為四十八乘字後改作相字亦拆為四十八自立尚書省日至辛卯正月敗恰四十八月又舊冬省堂中火爐鳴至巨方已嗣是夜以為常又梟鳴梁壓虎入城市越明年春乘哥敗省官俱罹禍 幹羅思康里氏

後官中書右丞

田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培克聚斂犯鬼神怒飲鳩止渴割肉療饑縱彼閹夫曾莫肯為股國削民軀亦旋殄連類並書

為後世鑒

馬紹字子卿濟州金鄉人從上黨張播學丞相安童八侍世祖奏言宜得儒士講論經史以資聞見平章張啟元以紹應授左右司都事出知單州歷遷同知和州路總管府事至元十九年割隆興為東宮分地皇太子選署總管召至京為刑部尚書及復立尚書

省擢參知政事時更造至元寶鈔前信州三務提舉杜璠言公私非便桑哥怒曰璠何人敢沮吾鈔法欲當以重罪紹從容語曰國家導人使言言可採用之不可采亦不之罪今重罪璠豈不與詔書戾乃得免俄拜尚書省左丞宗王海都之亂邊民來奔者七十餘萬散居雲朔間桑哥議徙之內地就食紹持不可桑哥怒曰馬左丞愛惜漢人欲餒死此輩邪紹曰南土地燠北人居之慮生疾疫若恐餒死曷若計口給羊馬之資俾還故土則未歸者孰不欣慕言有異同宜取上裁丞相何以怒為乃如紹言入奏帝曰馬秀才言是也桑哥集諸路總管三十人入見欲計所辦財賦多寡為殿最帝曰財賦辦集非困竭民力必不能朕府庫豈少此哉紹退至省即手錄聖訓付太史書之議增鹽課及山東額賦紹曰苟不節浮費雖重斂數倍亦孰與足事遂寢都城種苜蓿地分給居民

權勢競攘爲已有以一區授紹紹不取桑哥欲奏請賜之辭曰紹以非才居政府恒憂不能塞責詎敢徼非分之賜以速罪戾桑哥旣敗嘆曰使吾早信馬左丞言必不至今日旣而檢閱其行賂籍獨無紹名帝曰馬左丞忠潔可尚改中書省左丞居再歲移疾還家成宗元貞初起右丞行江浙省事大德四年卒有詩文數百篇行世

冊曰小人害良亦須調劑不激不隨平心和氣譬彼涼泉灑諸湯沸正人用安民陰受惠遠勝高飛徒知自衛

何榮祖字繼先其先太原人金亾徙家廣平狀貌魁偉額有赤文如雙樹家世業吏榮祖尤所通習遂由吏累選中書省掾已擢御史臺都事始折節讀書阿合馬方用事置總庫於其家以收四方之利號曰和市御史范方斥其非論甚力阿合馬知榮祖主其謀

奏爲左右司都事以隸己未幾御史臺除爲治書侍御史尋出爲山東按察使時宣慰使樂實姚演開膠州海道有制禁諸人勿得沮撓而糧舶遇暴風多漂覆樂實不之信督諸漕卒代償榜掠慘毒自殺者相繼按察官懼違制莫敢言榮祖曰弟言之若朝廷見譴吾自當也卽上奏詔免其徵召入爲尚書省參知政事會桑哥專政亟於理算錢穀人受其害榮祖數請罷之帝不從屢懇不已命姑緩之而畿內民苦尤甚榮祖每以爲辭同僚曰上旣已免諸路惟未及在京耳可稍止勿言也榮祖執愈堅至忤旨不少屈竟不署其牘未踰月而弊皆上聞帝乃思其言召問所宜榮祖請於歲終立局考校人以爲便定爲常式桑哥敗改中書右丞國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嚴苛榮祖乃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輯爲一書名至元新格上之帝命鈔版頒行又言

國家用度不可不足天下百姓不可不安今理財者弗顧民力之困言治者弗圖國計之大且當用之人恒多而得用之人恒少要

之省部實為根本必擇才後任庶有裨益帝然其言通考云中書省言江南在宋時差徭

為名七十有餘歸附後一切未徵今諸王歲賜成仰給京師宜令江南仍依宋時諸名征賦榮祖度不能遽止乃言宜召各省官任錢穀者詣中書集議科取之法以緩其行事遂寢屢以

老疾乞解機務詔免署事惟預議中書而食其祿適子祕書少監

惠歿遂歸廣平卒年七十九追封趙國公諡文憲榮祖身至大官

恒僦第以居飲器用青瓷杯中宮聞之賜以上尊及金銀鈔俾置

器買宅以旌其廉虞集諡議云榮祖厥歷臺官數十年皆娶官然衣服飲食之儉不異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畧無餘貲諡忠肅所著有

大畜十集并學易記載道集觀物外篇等書

阿魯渾薩理畏兀人祖阿台薩理當太祖定西域從至燕會畏兀

國王亦都護請於朝盡歸其民太祖許之遂西還精佛氏學生乞

台薩理襲先業通經律論業既成師字之曰萬全世祖至元十二

年入為釋教都總統阿魯渾其中子也以父字為全氏幼聰慧受

業於國師八思巴既通其教且解諸國語世祖聞其材俾習中國

之學於是經史百家陰陽歷數圖緯方技之屬皆通曉焉有西僧

至自言能知天象譯者莫解其義帝問誰可使者侍臣以阿魯渾

薩理對即召與論難僧大屈服帝悅令宿衛內廷有江南人言宋

宗室反者詔遣使捕至闕下使已發阿魯渾趣入諫曰言者必妄

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言者不由郡縣而言

之闕庭必其讐也且江南初下民疑未釋一旦以浮言輒捕之恐

人人自危帝悟立召使還逮言者下郡鞠果以嘗貸錢不與誣之

帝曰非卿言幾誤但恨用卿晚耳自是命日侍左右二十一年擢

左侍儀奉御勸帝治天下必用儒術宜招致山澤道藝之士以備

任使帝深嘉納遣使求賢置集賢館待之令領館事辭曰陛下初

元史類編 卷三十三 十三 指身山房
置館待士宜擇重望大臣以新觀聽請以司徒撒里蠻領其事帝
從之仍以阿魯渾爲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凡士之應詔者命
館穀之飲食供帳車服之盛皆喜過望卽弗稱旨者亦請加賚遣
還有官宣徽者欲陰敗其事故盛陳所給廩餼於上前上過問焉
對曰此一士之日給也帝怒曰汝欲使朕見而損之邪十倍此以
待天下士猶恐不至况欲損之誰肯來者阿魯渾又言國學人材
之本國子監弟子員宜優其廩給使學者日盛二十四年授尚書
省右丞命與桑哥同視事固辭不許繼拜平章政事桑哥爲政暴
橫且日進其黨與阿魯渾數諍之久與乖刺又奏立徵理司理天
下逋負使者相望於道所在囹圄皆滿無敢言者會地震京師阿
魯渾請罷徵理司以塞天變詔下之日百姓相慶未幾桑哥敗以
連坐亦籍其家帝問桑哥姦惡如是卿何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

言顧言不用耳陛下方在信任彼所忌獨臣數言不行若抱薪
救火祇益其焰不若彌縫其間使無傷國家大本陛下久必自悟
也桑哥臨刑吏猶以阿魯渾爲問桑哥曰我惟不用其言故至於
敗彼何與焉帝知其無罪詔還所籍財產仍賜以金帛辭不受司
天監丞言阿魯渾在太史院時數言國家災祥事大不敬請下吏
治帝怒謂誹謗大臣當抵罪阿魯渾頓首謝曰臣賴陛下天地含
容之德雖萬死莫報然欲致言者罪臣恐自是無爲陛下言事者
力請得釋帝曰卿真長者後雖罷政或通夕召入論事知無不言
初太子真金薨世祖欲定皇太子未知所立問焉阿魯渾言皇孫
仁孝恭儉於是大計始決成宗不知也數被召亦不往後撫軍北
邊帝遣奉皇太子寶僅一至及卽位語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事朕
者惟卿數召不至真得大臣體自是召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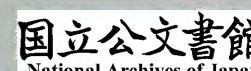
語左右曰全平章全材也今殆無其比大德三年復拜中書平章政事十一年卒延祐四年追封趙國公諡文定 子岳柱字止所自幼端疑有遠識方八歲視畫師何澄畫陶母截髮圖指陶手中金釧詰之曰此可易酒何用髮爲澄大驚異年十八備宿衛出入禁中如老成人文宗至順初歷官江西行省平章有誣告富民負永寧王官錢八百餘錠者中書遣使諸路徵之使至江西岳柱曰事涉誣罔不可奉命僚佐恐重違宰相意岳柱曰民爲邦本傷本以斂怨亦非宰相福令使者達此意時燕帖木兒爲相聞其言感悟命刑部詰治罪誣告者若干人桂陽民張思進嘯聚州境宣慰使請發兵捕之岳柱曰有司不能撫綏邊民乃欲僥倖興兵爲民害邪遣千戶王英往問狀賊曰致我爲非者兩巡檢司耳我等何敢反論其衆復業一方以寧尋以軍事至揚州得疾卒岳柱天資

孝友母弟久住官翰林侍讀學士早卒哭之盡哀度量宏擴有欺者恬不爲意或問之則曰彼自欺耳我何與焉母郤氏亦嘗稱之曰吾子古人也

葉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宋末補京學生景定五年彗星見理宗詔求直言是時世祖圍鄂宋命賈似道出督師會憲宗凶問至乃班師似道詭爲已功旋復入相中外無敢指議李與同舍生康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力詆似道言三光舛錯宰執之愆似道知稿出李手喉臨安尹劉良貴誣其僭用金飾齋扁黥配漳州宋亡歸隱富春山至元十四年世祖命相威行臺江南且求遺逸以李姓名上初李攻似道書有前年之師適有天幸克成厥勲語世祖習聞之每撫掌稱歎及是見其姓名大悅卽授浙西道儒學提舉李聞命欲遁去使者致丞相安童書有云先生在宋以忠

言讜論著稱士君子當隱見隨時其尚悉心以報殊遇李幡然北
向再拜曰仕而得行其言臣夙心也敢不奉詔二十三年侍御史
程文海奉命搜訪江南遺賢世祖諭曰此行必致葉李來既至館
集賢院中及召見披香殿勞問卿遠來良苦又詢治道安出李歷
陳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世祖首肯賜坐錫宴命五日一入議事
輟耕錄云一日議事大庭李病足不在列
遂以所御五龍車召之至命坐而語決焉時各道儒學悉以曠官罷李因奏曰
臣觀先帝詔書當創業時軍務繁夥尚招致士類今陛下混一區
宇偃武修文正須作養人材以宏治道各道儒學提舉及郡教授
實風化所繫不宜罷請復立提舉司專令提調學官課諸生講明
治道而上其成材者於太學以備錄用凡儒戶徭役並乞蠲免帝
可其奏宗王乃顏反帝親征時將校多用國人或其親暱每立馬
相鄉語輒釋仗不戰帝患之李曰兵貴奇不貴眾臨敵當以計取

彼既親暱誰肯盡力徒勞四方轉輸耳請用漢軍列前步戰而聯
大車斷其後以示死鬪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眾蹈之無不
勝矣帝如其言果奏捷二十四年拜御史中丞兼商議中書省事
以足疾辭不許因言凡監察御史奏疏行臺咨稟皆事關軍國利
及生民當各許實封言事時江南盜賊未靖議立限招捕李言臣
在漳州十年獨知其詳大約軍官嗜利與賊交通故難弭息宜令
各處軍官例以三年遷調庶革斯弊尋授尚書省左丞復辭以資
格淺帝曰商起伊尹周舉太公豈循格邪尚書繫天下輕重朕以
煩卿卿其勿辭賜大小車各一許乘小車入禁中仍給扶升殿一
日從至柳林奏曰善政不可徒行人才不可驟進必訓以德義摩
以詩書然後賢良輩出膏澤下流唐虞三代咸有畀學漢唐明主
數幸辟雍匪直為觀美也乃薦周砥等十人為祭酒等官條具廟



學規制帝皆從之時帝欲徙江南宋宗室及大姓於北方李乘間言宋已歸命其民安於田里今無故聞徙必將疑懼脫有奸人乘釁而起非國之利帝悟事遂寢帝欲伐交趾召李入議李曰遐方外域得之無益且山路崎嶇萬一蹉跌非所以威示遠人也乃止進拜平章政事固辭許之仍賜玉帶視秩一品及平江田四千畝是時桑哥為尚書省丞相專擅國政李雖與同列無所匡正桑哥敗李亦坐免久之以疾得請南還揚州路學正李淦上書言葉李本一黥徒受上簡知可為千載一遇而纔近天光即以舉桑哥為第一事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不知葉李舉桑哥之罪今雖罷相權刑戮未加人情往往竊議宜斬之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葉李廉介剛直朕所素知寧有是邪令淦詣京師置對李還至臨清帝遣使召之俾左丞相完澤治省事上表力辭未幾卒李既卒

而淦至用御史中丞崔彧言擢淦為江陰路教授以旌其直李前後被賜實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其子曰吾世業儒甘貧約唯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清慎自持勿增吾過指所賜物曰此終當還官也比卒悉表送官至正八年追封南陽郡公諡文簡

輟耕錄云葉李上書試賈似道流嶺

南及放還與似道過諸塗李以詞贈云君來路吾歸路來來去何時住公田關子竟何如國事當年誰汝誤後入京上書言時相併獻至元鈔樣此樣在宋時管進呈請以代關子朝廷不能用故復獻之世皇使用鑄板

冊曰京學嶽嶽折似道角左丞委蛇乃黨桑哥淦上封章筆挾秋霜富春囁囁嚴瀨瀾瀾盍老此間名重如山

不忽木一名時用字用臣世為康里部大人祖海藍伯嘗事克烈部可汗克烈滅太祖遣使招之答曰昔與帝同事可汗今既亾欲為報讐則帝乃天命欲改事帝則心有所不忍遂去莫知所之子十八皆為太祖所獲最幼曰燕真方六歲太祖以賜皇子婦莊聖

皇后后憐而育之長從征伐有功世祖威名日盛憲宗將伐宋命以居守燕真曰主上素有疑志今乘輿遠涉危難之地殿下以皇弟獨居安全可乎世祖大悟請從征憲宗喜乃令阿里不哥居守憲宗崩燕真統世祖留部知阿里不哥有異志奉皇后稍引而南與世祖會於上都世祖即位未及大用而卒不忽木其仲子也世祖命給事東宮師事贊善王恂已受學祭酒許衡衡每稱爲公輔器世祖嘗欲觀國子生書字不忽木年十六獨書貞觀政要數十事以進帝知其寓意嘉歎久之衡纂歷代帝王名諡統系歲年爲書授諸生不忽木讀數過卽成誦帝召試不遺一字至元十三年與同舍生堅童太答禿魯等上疏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蓋自堯舜禹湯文武之世莫不有學故其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爲後世所法降至漢朝亦建學校詔諸生課試補官元魏道武

帝起自北方既定中原增置生員三千儒學以興此歷代皆有學校之證也臣等復取平南諸君建置學校者陳之晉武帝嘗平吳矣首起國子學隋文帝嘗滅陳矣俾國子學不隸太常唐高祖嘗滅梁矣詔諸州縣及鄉並令置學及至太宗數幸國學增築學舍至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學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番諸國亦遣子弟入學國學之內至八千餘人高宗因之遂令國子監領六學一曰國子學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學四曰律學五六曰書算學各置生徒有差然晉之平吳得戶五十二萬而已隋之滅陳得郡縣五百而已唐之滅梁得戶六十餘萬而已而其崇重學校已如此况我堂堂大國奄有江嶺之地計亾宋之戶不下千萬此陛下神功自古未有非晉隋唐所敢比也然學校之政尚未全舉臣竊惜之臣等向被聖恩俾習儒學

仰惟聖意豈不以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古人仕宦者尚少而欲臣等曉識世務以任陛下之使令乎然以學制未定朋從數少譬猶責嘉禾於數苗求良驥於數馬恐不易得也爲今之計如欲人材衆多通習漢法必如古者徧立學校然後可若曰未暇則且於大都宏開國學擇蒙古人年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質美者百人百官子弟與凡民俊秀者百人選德業醇備者充司業博士助教爲之講解經傳授以修齊治平之道其下復立數科如小學律書算之類每科設教授俾國子學官領其事數年以後學業有成就者聽學官保舉依例入仕其終不可教者三年聽出學使天下之才皆觀感興起然後續立郡縣之學求以化民成俗無不可者書奏帝覽之喜十五年出爲燕南河北道按察副使帝遣通事脫虎脫護送西僧往作佛事還過真定箠驛吏幾死訴之按察使不敢問

不忽木受其狀以僧下獄脫虎脫氣悍甚令去其冠立庭下責之脫虎脫逃歸以聞帝曰不忽木素剛正必爾輩犯法故也繼而燕南奏至帝曰我固知之有訟靜州守臣盜官物者靜州本隸河東特命往按其事歸報稱旨賜白金千兩二十一年命參議中書省事時盧世榮阿附桑哥言能用已則國賦可十倍於舊帝以問不忽木對曰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宏羊宇文融輩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者莫不謂之忠及其罪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願無納其說帝不聽以世榮爲右丞不忽木遂辭參議不拜明年世榮被誅帝曰朕殊愧卿因拜吏部尚書時方籍阿合馬家其奴有罪當死者詭言主貲隱寄實多盡得之可資國用遂鉤考捕繫連及無辜京師騷動帝疑之命丞相安童集六部長貳官詢其事不忽木曰是奴爲阿合馬心腹爪牙亦有餘罪爲此言者蓋欲苟延歲月

微幸不歿耳豈可復受其誑嫁禍善良急誅此徒則怨謗自息帝
悟卽命不忽木鞫之具得實伏誅盡釋其捕繫者改刑部尚書河
東按察使阿合馬以貲財諂權貴貸官錢約償羊馬至則抑取部
民所產以輸事覺遣使按治皆不伏繼遣不忽木往始得其不法
百餘事會大同饑不忽木便宜發倉粟賑之權貴臣有奏其擅發
軍儲及鍛鍊阿哈馬使自誣服者帝曰使行發粟以活吾民乃其
職也何罪之有命移獄至京師審視阿哈馬竟坐棄市親軍都指
揮使土土哈求欽察之爲人奴者益其軍而多取編民中書僉省
王遇驗其籍改正之土土哈奏遇有不臣語帝怒欲誅之不忽木
諫曰始令以欽察之人奴爲兵未聞以編民也萬一他衛皆倣此
戶口耗矣若誅遇後人豈肯爲陛下盡職乎獄始解桑哥誣殺參
政楊居寬郭佑不忽木爭之不得桑哥深忌之嘗謂其妻曰他日

籍我家者此人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以疾
免車駕還自上都其弟野禮審班侍輦中帝曰汝兄度以某日來
迎後果以是日至帝見其癯甚問食祿幾何左右對以滿病假者
例不給帝念其貧命盡給之二十七年起爲翰林學士承旨知制
誥兼修國史明年春帝獵柳林野禮審班等劾奏桑哥罪狀時不
忽木出使三遣人趣召問之至具以實對帝大驚始決意誅之欲
用不忽木爲相固辭帝曰朕識卿幼時使卿從學正欲備今日之
用何多讓爲不忽木曰朝廷勲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
臣慮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對曰太子詹事完澤可乃拜完澤
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上都留守木八刺沙言改按察司置廉
訪司不便宜罷去乃摘憲臣贓罪以動上聽帝責中丞崔彧或謝
病不知不忽木面斥彧不直言因歷陳不可罷之故帝意乃釋王

師征交趾失利復謀大舉不忽木曰島彝詭詐天威所臨寧不震懾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其子陳日燔襲位若遣一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則不煩兵而下矣如或不悛加兵未晚帝從之於是交趾感懼遣使詣闕謝罪盡獻前六歲所當貢物帝嘉曰卿一言之力也卽以其半賜之辭曰此陛下神武不殺所致臣何功焉惟受沉香假山象牙鎮紙水晶筆格數具平章麥木丁請復立尚書省專領右三部不忽木庭責之曰阿合馬桑哥相繼誤國身誅家沒前鑒未遠奈何又欲效尤事遂寢或勸征瑠球及賦江南包銀皆諫止桑哥黨旣誅帝以忻都長於理財欲釋不殺不忽木力爭之曰中凡七奏卒正其罪釋氏請以金銀幣帛爲祀帝許之不忽木曰彼佛以去貪爲寶竟弗與或言京師蒙古人宜與漢人相間處以防不虞不忽木曰新民乍遷猶未寧居若復紛更必致失業

此蓋奸人欲擅貨易之利交結近幸借爲納忠之說耳乃圖國中貴人第宅與民居犬牙相制狀上之乃止有譖完澤狗私者帝問之對曰完澤與臣同待罪中書設有私曲豈得專行臣等雖愚陋然備位宰輔人或發其陰短宜使面質明示責降若內懷猜疑非人主至公之道言者果屈帝每顧侍臣稱塞啞旃之能不忽木從容問故帝曰彼事憲宗時每陰資朕財用卿父所知卿尚未生也不忽木曰是所謂爲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以爲若何帝急揮手曰卿止朕失言三十年有星孛於帝座帝憂之夜召入問所以消變之道奏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惟起敬起孝故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

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無歲無之善用
 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因誦文帝日食求言
 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論說至四鼓乃罷明日進
 膳出盤珍賜之帝不豫故事非國人勲舊不得入臥內不忽木以
 謹厚日視醫藥未嘗去左右帝大漸與御史大夫月魯那顏太傅
 伯顏並受顧命留禁中丞相完澤至不得入伺二人出問曰我年
 位俱在不忽木上國有大議而不預何邪伯顏嘆曰使丞相有不
 忽木識慮何至使吾屬如是之勞哉完澤不能對入言於太后召
 問之月魯那顏曰太后但觀臣等所為若誤國即日伏誅宗社大
 事非宮中所當預知也太后然其言遂定大策成宗即位執政皆
 迎於上都之北丞相常獨入不忽木至數日乃得見帝問知之慰
 勞良久及廷議大事多采其言河東守臣獻嘉禾省臣欲奏以為

瑞不忽木問曰汝部內所產盡然邪對曰惟此數莖爾曰如此則
 既無益於民何足為瑞罷遣之西僧作佛事請釋罪囚以祈福謂
 之禿魯麻豪民犯法者皆賂之求免有弑主殺夫者西僧請被以
 帝后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不忽木曰人倫王政之本
 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使不忽木
 知今聞其言朕甚愧焉使人謂曰卿且休朕今從卿言然自是以
 為故事有奴告主者主被誅詔即以其主所居官與之不忽木曰
 若此必大壞天下風俗使人情愈薄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追廢
 前命於是丞相以下多忌之奏出為陝西行省平章帝留之竟以
 與同列多異議稱疾不出元貞三年帝召至便殿曰朕知卿疾之
 故以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段貞代卿如何貞字正卿澤州人時
為大都留守對曰貞實勝臣乃改不忽木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重事

元史類編

卷十三

五

掃葬山房

辭曰是職也國朝唯史天澤嘗為之臣何功敢當制去重字大德二年御史中丞崔彧卒特命行中丞事有因父官受賄者御史必欲歸罪其父不忽木曰風紀之司以宣政化勵風俗為先若必使子證父何以興孝樞密臣受人玉帶微賤不敘御史言罰太輕不忽木曰禮大臣貪墨惟曰簞簋不飭若加笞辱非刑不上大夫意人稱其平恕四年病復作帝遣醫治之不效引觴滿飲而卒年僅四十六家素貧躬自爨汲妻織紵以養母後因奉使還則母已卒號慟嘔血幾不起尤明於知人多汲引丞相哈刺哈孫亦其所薦也世祖嘗謂之曰太祖有言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資左手承之然後能固卿實朕之左手每侍燕閒必陳說古今治要世祖拊髀嘆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終以白璧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至大中追封魯國公謚文貞子回回

夔夔見文翰傳

冊曰創議膠庠力排聚斂魏絳齊芳諫回勤遠正上下倫敬天威譴識不在年老成猶歉白璧輝輝九原奚玷

完澤土別燕氏祖土薛從太祖起朔方歷功拜都元帥取宋成都父線真宿衛禁中掌御膳中統初從世祖北征拜中書右丞相與諸儒論定朝制參議樞密院事有費正寅者素儉狡或告其罪命線真往按請託交至無所顧盡得其罪狀伏法完澤以大臣子選為皇太子燕王府僚屬俄署詹事長入參謀議出掌環衛小心慎密太子甚見器重一日宴宗室指澤語眾曰先正有言為人上者當務親善遠惡善人如完澤豈易得哉太子薨成宗以皇孫撫軍朔漠完澤兩從之北方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尚書不忽木言向者籍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惟無完澤名澤又嘗言桑哥

元史卷一百一十三 三
爲相必敗國事今果驗集賢學士賀勝亦言其人爲衆望所屬遂
拜尚書省右丞相既入盡革桑哥弊政請蠲積歲逋負錢粟又言
今天下一歲所入凡二百九十七萬八千三百五錠其中有未至
京師而在道者有就給軍旅及織造物料館傳俸祿者自春徂冬
出數已逾入數六十六萬一百三十八錠今後賜諸近侍亦宜有
節且歲賜諸物爲數旣多先賜者盡得之及後將賜或無可給不
均尤甚宜分近侍人爲上中下三等於下等擇其極貧者歲加賞
賜可免不均之失又懷孟竹課歲辦一千九十三錠行省分賦於
民民實苦之宜停其稅帝皆納其言一日侍臣傳旨予官者先後
七十人完澤請加汰擇不可用者不敢奉詔帝曰率非朕言其可
用與否卿當自處之成宗卽位建議加上祖宗尊諡廟號致養皇
太后示天下爲人子之禮元貞以來朝廷恪守成憲詔書屢下散

財發粟不惜鉅萬以振卹百姓完澤之功居多太德四年加大傅
錄軍國重事初帝用雲南左丞劉深言征八百媳婦兵民死者數
十萬至是完澤復言於帝曰江南大地盡爲世祖所取陛下若不
興此役以建不世之威則無功可紀於後帝深入其言意益堅用
兵益銳復命深將二萬人以往驅民轉餉溪谷間一夫致粟八斗
率數人佐之凡數十日乃達及次順元土官宋隆濟叛深更脅水
西土婦蛇節求金三千兩馬三千匹蛇節連結隆濟舉兵圍深窟
谷中首尾不相救奏遣平章劉國傑往援擒斬叛首士卒還者無
幾乃與左丞相哈刺哈孫共奏誅深以謝天下時論以此少之初
海盜朱清張瑄爲海運萬戶徧以金帛結貴近及敗誅御史杜肯
構言澤與二人交通詔釋不問七年卒追封興元王諡忠憲

元文類
載丞相

線真贈諡制曰蕭曹翊漢素非閥閱之家房杜匡唐卒乏鈞衡之嗣眷先朝之領輔編累世之芳
猷永懷弼亮之賢庸示褒崇之禮大傅錄軍國重事完澤之父故中書右丞相線真靈河嶽著

象星辰應明良千載之期萃忠孝一門之慶梯天力競元戎奠鷄首之郊扶日功高奕葉應龍飛之運惟昔中書之草創歷陳治古之宏規位望冠於百僚利澤施於四海躬承世祖肇隆中統之不圖子侍裕皇復贊元貞之初政方倚其瞻之重宜昭先德之華維垣晉秩於上台列爵仍疏於大國錫號著勲庸之偉易名申節惠之文殊恩允出於朕心卹典非由於汝請表南宮雲臺之像既彰異渥於宗臣措天下太山之安益助貞勤於上

張九思字子有燕之宛平人世祖至元二年入備宿衛皇太子真金居東宮一見奇之以父廕當補外特留不遣江南平以宋庫藏金帛頒賜東宮置總管府主之以高觶為王府都總管九思為工部尚書兼府事十九年春皇太子從幸上都九思觶俱留大都及王著謀殺阿合馬先遣西番僧二人至中書省言今夕皇太子與國師還宮作佛事省中疑之使常出入東宮者雜視九思觶皆莫識也觶素習西域語以番語詰二僧曰皇太子及國師今安在二僧失色又以漢語詰之倉皇不能對遂執二僧屬吏訊不伏觶恐有變乃與九思入宮集衛士持弓矢為備頃之樞密副使張易亦

領兵駐宮門外觶問易何為易不應固問易耳語曰皇太子來誅左相也夜二鼓聞人馬聲遙見燭籠儀杖將至宮門其一人前呼啟關甚急九思觶戒門者勿擅啟語外人曰殿下還宮嘗令完澤賽羊二人先願見二人而啟且皇太子平日未嘗行此門今何來此賊計窮趨南門觶復走南門伺之但聞傳呼省官姓名燭影下見阿合馬郝禎已被殺乃與九思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著就擒易并坐當易之見誅也刑官論以從亂將傳首四方九思啟太子曰張易應變不審而授賊以兵罪復何辭若坐以與謀則過矣請免傳首太子言於帝乃止是冬立詹事院以九思為丞九思奏舉名儒上黨宋衍保定劉因曹南夾谷之奇東平李謙為東宮官屬皇太子薨朝議欲罷詹事院九思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所以輔成道德者奈何罷之事遂已成宗嗣位改詹事

為徽政院以九思為副使俄進中書左丞會修實錄命兼領史事

大德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六年卒于位虞集墓誌云九思以家政屬其弟九儀而治園於南門外作堂曰遂

初花竹水石之勝甲于京師嘗以休沐與賢士大夫觴詠而樂之然未嘗自佚卒贈魯國公諡忠獻 觴字彥解渤海人官至河南

宣慰使

用曰九思穎敏完澤小心並起詹事輝映球琳澤以廉著晚

庇瑄清勤遠取譽益割其名

元史類編卷之十三終

元史類編卷之十四

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南沙席世臣鄂客氏校刊

宰輔四

徹里 千廬父和尚玉耳 鐵哥 梁德珪 尚文 何璋父伯祥

哈刺哈孫 阿沙不花 康里脫脫 李孟 劉正

吳元珪 察罕 鐵木迭兒 張思明 拜住

徹里燕只吉台氏姚燧神道碑作衍只吉氏 曾祖太赤從太祖定中原以功封徐邳

二州因家於徐徹里幼孤母蒲察氏教之學名臣事畧云既貴顯母夫人杖之則俛首受 世祖

召見應對詳雅悅之俾常侍左右後征東北邊還奏言大軍所過

滋擾民寒餓且死宜加賑恤帝從之擢利用監事畧云古武庫也 常奉使江

南省風俗訪遺賢會行省理財方急括所在學田輸官徹里慨然

曰學田所以供祭祀育人材也安可鬻遽止之還朝以聞是時桑

哥枋政久引用黨與鉤考天下錢粟凡阿合馬積年負逋皆坐以中書失徵行省承望風旨督責尤峻民不勝其苦自裁及歿獄者以千數廷臣莫敢言徹里從畋柳林乘間於帝前具陳其貪虐狀辭氣激烈帝怒其毀詆大臣命左右批其頰血涌口鼻委頓地上少頃復呼問之辯愈力輟耕錄云徹里數桑哥好賊於上前上怒辯不止曰國家置臣子猶人家畜犬譬賊至而犬吠主人初不見賊乃籠犬犬遂不吠豈良犬哉上乃悟且曰臣與桑哥無讐所以歷數其罪而不顧身命者正為國家計耳苟畏聖怒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由息且徒使陛下有拒諫名帝大悟即命徹里帥羽林軍三百往籍其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遂誅桑哥釋諸枉繫者復命至江南籍桑哥姻黨江浙省臣烏馬兒蔑里忻都王巨濟等家貲產徹里往來凡四道徐皆過門不入由御史中丞遷福建平章汀漳劇盜歐狗久不平引兵進討有降者則勞以酒食甘言慰遣之他賊聞風爭歛附未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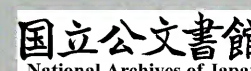
其黨縛歐狗至汀漳悉平會帝不豫徹里馳還京侍醫藥帝崩與諸王大臣共定策成宗立拜南臺御史大夫一日召都事賈鈞謂曰國家置御史臺所以肅清庶官美風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按巡以苛為明徵賦以多為功至有迫子證父弟訴兄奴訐主者傷風敗教莫此為甚為我語諸御史毋輒效尤帝聞而善之未幾改江浙平章奉詔濬吳松江徹里董其役凡四閱月畢工民大便利吳松江記云歲甲辰前海運千夫長任仁發以吳松江故道堙塞使震澤之水失其就下性為浙西居民害慨然上疏條其利病疏導之法中書省以聞命平章徹里董其役乃相山川形勢之宜高深廣狹之度工役之數錢穀之資番鍾之用命民索綯乘屋厚藁結以防卑濕為醫以防疾疫民歡呼四集始大德八年十一月至九年二月置牘實啟閉以時而竟九年召拜中書平章政事碑云纒入署責異已者曰方帝不豫而乃阿中專尋以疾卒年止四十七大臣清貧無與為比事畧云債券多至累萬追封徐國公諡忠肅至治二年加封武寧王改諡正憲按史傳更有一徹里係呵速氏事世祖充火兒赤成宗時盜據博落脫兒之地命往討之誅其渠長還皇慶二年從

湘寧王北征以功受賞官阿速左衛僉事

千盧史作奴今從志作盧伯牙吾氏祖忽都思從皇子拖雷破金兵于鈞州授管軍百戶歿於軍父和尚玉耳從攻鄂州襄陽進拔岳州取沙市至江陵累立戰功擢江南浙西道按察使卒於官世祖念功臣子卽授千盧以父官時江浙省臺皆治杭州千盧言行省專控江浙在杭爲便行臺總鎮江南不當偏在杭且兩大府並立勢偏則事窒情狎則威褻蓋命御史隨在爲行臺詔可其議移駐江東桑哥方擅政勢熏灼人莫敢議千盧入朝見帝于柳林極陳其蠹國害民罪言與淚俱帝爲之動容卒誅桑哥東平大名二路有諸王牧地與民田相間互相侵冒連歲爭訟不休千盧往定之訟始息成宗大德二年歷湖東北道廉訪使前後七持憲節剛正不撓聞朝廷事有不便必上章極論未嘗以內外爲嫌七年授大都路總管兼府尹馭吏治民有方以暇日正街衢表里巷尤興建國學俄進

同僉樞密院事上疏言蒙古軍在山東河南者往戍甘肅動輒萬里裝橐鞍馬之資皆自辦每行必鬻田產甚則典賣妻子戍者未歸代者當發前後相仍困苦日甚今邊陲無事而虛殫兵力非計請以甘肅兵就近戍守而山東河南之前戍者官爲出錢贖其田產妻子庶使兵力少廖詔從之未幾除參議中書省事贊決機務凡干祿之人由他道進者一切不用仁宗延祐五年乞致仕退居濮上築先聖燕居祠于歷山下聚書萬卷延名師教其鄉里子弟出私田百畝給養有司以聞賜額歷山書院家居七年卒追封衛國公諡景憲

鐵哥西域迦葉彌兒人父幹脫赤與其弟那摩俱學浮屠氏尋相謂曰東北有天子氣盍往歸焉乃偕入見太宗禮遇之定宗號那摩爲國師以幹脫赤佩金符奉使省民瘼憲宗復尊禮那摩授玉



印令總天下釋教幹脫赤亦貴用事領迎葉彌兒萬戶奏請歸諭本國臣服詔偕近侍往國主不從怒殺之追諡忠遂當幹脫赤之歿也鐵哥甫四歲從那摩入見帝方食鷄撤賜之鐵哥捧而不食帝問對曰將以遺母帝奇之加賜鷄一世祖卽位幸香山永安寺見書畏吾兒字於壁問誰書者僧曰國師兄子鐵哥書帝召見愛其容儀使備宿衛年十七詔擇娶貴家女辭曰臣母漢人每欲求漢人女爲婦臣不敢傷母心乃爲娶冉氏女久之命掌饗膳湯藥日益親密至元十七年進尚膳監遷同知宣徽院事賜第大明宮左留守段珪以逼近木局爲言帝曰俾居禁近以便宣召木局稍隘何害高州人言州境多野獸害稼願補充貢鐵哥曰此輩欲自濟其私耳且擾民不可聽有食尚食餘餅者帝怒鐵哥言失餅之罪在臣食者無與內府日用圓米計粳米一石僅可得四斗奏自

今非御用請止給常米帝皆善之進司農司達魯花赤嘗從獵有獵者射兔誤中上駝駝死帝怒命誅獵人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驚曰誤矣亟釋之母爲史官所書庾人盜鑿杭米牧人盜割駝峯罪皆當死鐵哥鞠之入言於帝曰庾人母病盜杭欲食母耳生割駝峯誠忍然殺之恐乖陛下仁恕心詔皆免死又奏升司農司爲大司農使天下知朝廷重農意桓州饑民鬻子女爲食奏以官帑贖之從征乃顏至撒兒都魯之地其黨塔不反率兵奄至鐵哥奏曰昔李廣一將耳尚能以疑退敵况萬乘之威乎今彼衆我寡不得地利當設疑以退之于是帝張曲蓋據胡牀鐵哥從容進酒敵按兵覘之懼有伏夜遁去二十九年進中書平章政事以病足聽肩輿入朝帝嘗憶北征事不能悉記鐵哥條舉甚詳帝悅賜金束帶成宗卽位以先朝舊臣賜瑪瑙盃謂曰此器先皇所用卿

久侍先皇故以為賜大德三年乞解機務仍議中書省事時諸王朝見未有知典故者帝曰惟鐵哥諳之俾領其事凡給賜廩餼金帛數一遵世祖定制七年復拜中書平章平灤大水奏曰散財聚民古之道也今平灤水災宜加賑卹遼王脫脫來朝從者執兵仗以入鐵哥劾止之王懼謝從幸縉山饑民相望鐵哥不待請遽命發廩以賑既自劾專擅罪帝稱善不已武宗即位遙授中書右丞相有訴寧遠王濶濶出逆謀者鐵哥知其誣廷辨之得從寬徙高麗仁宗皇慶元年加太傅錄軍國重事奏言世祖子惟寧遠王在宜賜還帝從其請明年奉命詣萬安寺祀世祖御容感疾歸皇太后令內臣問疾附奏曰臣死無日願太后輔皇帝布維新之政社稷長久福也言訖而卒追封延安王諡忠獻

梁德珪字伯溫

續資治通長曆名暗都刺

大興良鄉人年十一給事 后宮合習國語

通奏對由中書左司郎中六遷至參議尚書省事執政入奏事帝詢其本末不能對德珪從旁辨析曉暢帝大悅拜參知政事是歲至元三十一年也德珪在省久凡錢穀出納之制銓選進退之宜諸藩賜予之節或上命驟至不暇閱簡牘同列莫知所對德珪從容數語即定間遇疑事則曰某事當如某律某年嘗有此旨驗之不爽先是帝聞州郡報囚數怪其過多德珪方在右司詔問焉對曰當國者急於徵索蔓延收繫故致此帝感悟為赦中外逋負民賴以蘇成宗大德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務以安靜輔治求進者不得違七年坐受朱清張瑄賂罷明年復位由是朋聚與怨欲撫事中傷之會帝有疾言者盛氣致詰德珪遽引咎安置湖廣帝疾愈詢知之召至問卿安在德珪涕泣不能語賜酒饌使往拜其母以氣疾乞骸骨歸卒于家年僅四十六

續資治通長曆云當德珪之去位也與平章伯顏右丞八都馬辛參知政事迭兒火者

同罷及是並復位御史杜育構言伯顏等樹黨受賂請成遐荒道路相慶方今數月遽聞召復相
位又與原轄之人列坐朝堂天下之人目伯顏梁德珪八都馬辛為三凶惟其同惡相濟濁亂朝
綱是以比年災異屢見朝廷存恤之詔雖頒而禍亂之源未塞上失其政
民受其殃乞將羣凶明正其罪中丞何通亦以為言前後章數上皆不報

尚文字周卿祁州深澤人幼穎悟負奇志張文謙宣撫河東參政

王倚薦其才辟掌書記按王倚傳云倚字輔臣東萊人至元二十一年為太子家丞官

亦無考至元六年始立朝儀太保劉秉忠言於世祖詔文與諸儒探唐

開元禮及近代禮儀可行於今者斟酌損益凡文武儀仗服色差

等皆文學之明年春朝儀成帝臨觀大悅遂為定制字木魯神道碑

見大書宸極御座之居名文問之對曰天極居二十二年除御史臺都事南臺御

史上封事言上春秋高宜禪位皇太子中臺祕其章不敢上而阿

合馬之黨塔即古阿散等知之請悉拘百司吏案欲因以發其事

文留臺章不與事聞帝命宗正取其章文曰事急矣即白御史大

夫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其謀至險且其人本阿

合馬餘黨賊罪狼藉宜先發以奪其謀御史大夫與丞相入言狀

帝震怒曰汝等與御史通謀內禪獨無罪邪丞相頓首曰臣等無

所逃罪但若輩名載刑書而敢為此舉實欲動搖人心願靜以鎮

之帝怒稍解既而塔即古阿散受人金竟坐死成宗元貞初拜中

臺侍御史時行臺御史劾江浙平章不法者十七事遣文往按平

章堅不服且訐御史違制取會防鎮軍數帝命省臺大臣議咸曰

平章勲臣後所犯者輕事宜宥御史取會軍數法當死文抗言平

章罪狀明白不受簿責無人臣禮其罪非輕御史糾事之官因兵

卒爭愬責其帥如籍均役情無害法即有罪亦輕廷辯數四與臺

省入奏帝悟平章御史各坐杖遣碑云他日集肅政堂眾憂省臺不協文曰天下

大權相抗不敵動瀆天聽取厭傷體自今狼貪虎暴者坪強之尋授河南北廉訪使大

德改元河決蒲口臺檄文按視文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猛湍至

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其為患不知幾千百年矣今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洄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疾東走歸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下復合正流或強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垣以禦泛濫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患之家量給河南退灘地為永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此一時救菑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時河朔郡縣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成巨浸帝惑之乃大興人徒塞治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歲以為苦自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七年召拜中書左丞澍西饑發廩不足請募民入粟補官以賑山東歲凶盜

起奏出鈔八百五十餘萬貫濟之選十道使者巡行天下問民疾苦奏斥南方白雲宗與民均役白雲宗乃江南為僧之有髮者西域賈人有奉珍珠求售者價六十萬錠省臣相顧語曰此所謂狎忽大珠也六十萬酬之不為過一坐傳玩良久文問何所用眾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其為用已微矣吾所謂寶者菽粟是也一日不食則饑三日期疾七日則死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竟不一視年七十告歸仁宗延祐六年拜太子詹事使三往乃起碑云三月辛酉見上嘉禮殿上顧太保曲出目文曰此自世祖時効力潔淨人也泰定三年以中書平章致仕卒年九十一碑云追封齊國公諡正獻

何瑋易州易縣人父伯祥從張柔來歸授易州軍民總管從主帥察罕伐宋諸軍入宋境察罕自他道遽還諸軍倉皇失措伯祥曰

此必為敵所遏我兵宜出不意深入其地彼不我測乃可出也遂率兵突戰直抵司空寨陵高伐木為攻取勢既夜命分五營營火十炬伏精銳於營側天將曉令士卒速行而鳴鼓其後宋兵果來追伏發驚潰奮擊百餘里他軍不能歸者皆賴以出世祖南伐伯祥以參贊軍事卒于軍瑋襲父職從圍襄樊屢敗宋舟師歷官湖南宣慰使成宗即位拜中書參知政事時省臣凡十一人瑋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宰執員冗政出多門轉相疑忌請損之京兆孔廟成瑋言唐虞三代國都閭巷莫不有學今孔廟既成宜建國學於其側時方建南郊議尊祖配天之禮省臣曰宗廟已有時享郊止祭天為宜瑋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也不從成宗崩丞相阿忽台奉皇后旨集廷臣議祔廟及攝位事瑋難之丞相變色曰汝獨不畏死邪瑋從容曰死畏不義耳苟死於義夫復何畏武宗至

自上都瑋出迓帝曰朕知卿忠直朕有不逮卿當勉輔拜中書平章政事未幾出鎮河南帝召至榻前諭曰汴京屯田久廢卿當為國竭力瑋至先建諸葛祠立書院以地三千畝贍之卒封梁國公諡文正

哈刺哈孫幹刺納兒氏名臣事畧作幹羅那氏劉敏中勲德碑云朔方人曾祖啟昔禮始事脫幹

璘可汗與太祖約為兄弟及太祖得眾陰忌欲害之啟昔禮潛以

其謀來告太祖乃與二十餘人遁去諸部聞者多來歸還攻滅之

併其眾擢啟昔禮為千戶賜號答刺罕輟耕錄云答刺罕譯言一國之長得自由者也非勲戚不與事專言云祖博理

後命長宿衛襲父號自是人稱答刺罕而不名帝嘗諭曰汝家勲

載王府行且大用汝矣至元二十二年拜大宗正用法平允出寬

滯數百人碑云大同人羣毆鷹房三人死近臣以變聞帝怒遣哈刺孫往治上坐其首鬪者京師有以偽造楮幣連累民百餘家哈刺孫盡釋之保定諸郡旱民當輸米

元史類編 卷十四 七 七

京師多以輕資就耀有司撫為奸欲沒其產嘗告者

哈刺哈孫皆縱去曰舍貴就賤民便事集又何罪為時相忌其異已謀多事以撓之

奏請江南獄亦隸大宗正哈刺哈孫謝曰江南新附教令未孚且相去數千里欲遙制其刑獄得無冤乎事遂止久之出為湖廣平

章時湖湘間多盜剽取商旅貨財比至發卒擒誅之自是水陸無

梗事畧云邊將征交趾出其境哈刺哈孫戒曰無擾吾民有奪民魚菜者杖其千夫長一軍肅然

初樞密置行院於各省分兵民

為二奸人得植黨自蔽哈刺哈孫入覲陳其不便帝命罷之因問

曰廉訪之職人多言其反撓吏治信乎對曰朝廷設此以糾奸慝

貪吏疾之妄為謗耳帝然其言俄有旨發湖湘富民萬家屯田廣

西為圖交趾計哈刺哈孫密遣使奏曰往年遠征無功瘡痍未復

今又徙民瘴鄉必將怨叛吏莫知其入奏抱卷請署行弗答吏再

請曰姑緩之未幾使還報免民感悅已而廣西帥府請募南丹州

五千戶屯田哈刺哈孫曰此役土著之民與遠屯異內足以實空

地外足為邕管之蔽且不煩士卒而饋餉有餘計甚善卽度地立

五屯統以屯長給牛種農具與之湖南宣慰使張國紀建言欲按

宋末故事增徵民夏稅哈刺哈孫曰亡國弊政聖朝其可行邪奏

止其議成宗大德二年徵拜中書左丞相既受命遠斥言利之徒

一以節用愛民慎名器為務有大政必引儒臣雜議奏建廟學選

名儒為教官采近臣子弟入學時右丞相完澤用雲南左丞劉深

言請征八百媳婦哈刺哈孫諫曰山嶠小邦遼絕萬里何足以煩

中國不聽發兵二萬命深將之往士卒死者十七八訖無成功帝

始悔不用其言會赦有司議釋深罪哈刺哈孫曰徼利首釁喪師

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先是御史中丞董士選亦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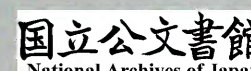
言卒誅劉深七年進右丞相嘗言治道必先守令親加遴選定官

吏贓罪十二章又言僧人修佛事畢必釋重囚有殺人及妻妾殺

夫者皆指名釋之生者倖免死者負冤於福何有帝爲之改容帝
寢疾入視醫藥出總宿衛藩王欲入侍疾者不聽日理機務如故
成宗崩是時武宗撫軍北邊仁宗侍母居懷慶丞相阿忽台謀請
成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阿難答爲君諸王陰爲之助哈刺哈孫
密遣使北迎武宗南迎仁宗悉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臥闕下
內旨日數至並不聽文書皆不署衆欲害之未敢發及仁宗至近
郊衆猶未知也且列牘請署言后決以三月三日御殿聽政乃陽
許之衆莫知所爲明日仁宗至大都夜遣人密啟曰懷寧王遠不
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仁宗乃於朔日率衛士八內誅
亂臣阿忽台等械送阿難答詣上都內難悉平自冬至春未嘗一
至家休沐夏五月武宗至自北方卽帝位加太傅錄軍國重事仍
總百揆以其子脫歡入侍初仁宗之定內難也阿忽台有勇力也

王禿刺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刺哈孫力爭曰祖制非親王不
得加一字封禿刺疎屬豈得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帝不聽禿
刺因譖於帝曰方安西謀于大統丞相亦嘗署其牘由是罷相出
鎮和林北至斬爲盜者一人碑云米商衣分遣使者賑降戶奏出錢帛易
牛羊給之又給網數千教民取魚爲食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
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饑民又度地立兩倉積粟以待來
者浸古渠溉田數千頃治稱海屯田令部民雜耕其間歲得米二
十餘萬石北鄙大治至大元年賜大帳如諸王諸藩禮碑云諸藩稟命戎事則以宴之
閏十一月遘疾卒年五十二歸葬昌平追封順德王諡忠獻子脫
歡重厚有父風喜讀書官至江浙行省左丞相

冊曰在古賢相不動聲色定變須臾莫國磐石斯人不媿伊
霍可匹寵利不居成功尤赫



阿沙不花康里國王族也初太祖破康里時其祖母苦滅古麻里
氏新寡有二子曰曲律牙牙皆幼而國亂家破無所依欲東去慮
無以自給一夕有數駝皆重負突至廬帳前驅之不去旦則繫之
帳外置所負其旁候有求者歸之如是十餘日乃發視其裝皆西
域重寶驚曰殆天欲資我而東邪不然此豈吾所宜有遂載二子
間關越數國來歸時太宗方立盡獻其所有帝深異之命治邸舍
具廩餼居焉閱二年聞國已定謁帝請歸守墳墓帝問所欲對曰
臣妾二子雖無知願留事陛下帝大喜立召其子入宿衛而禮遣
之後十三年復來其子方從憲宗伐蜀至和林聞憲宗崩諸將皆
還二子獨後心竊以爲疑禱於神得吉筭二子偕至遂留居燕曲
律無子牙牙後封康國王生六子阿沙不花與康里脫脫其著者
也阿沙不花年十四入侍世祖賜土田給奴隸使居興和之天城

會西番使者來奏既論遣之矣後數日帝問近侍諸大臣曰曩西
使來何請朕何辭以遣衆莫能對阿沙不花從旁代對甚悉帝曰
卿等任天下之重反不若一童子邪一日故令諸門者勿納阿沙
不花入立移時乃從木寶以進入見帝問之以實對且曰臣一日
不入侍身將何歸帝悅更試之命飭四宿衛兵器無或慢使掌門
無敢闌入者帝曰可用矣諸王乃顏反西北宗王多從之帝以爲
憂阿沙不花曰莫若先撫安諸王後行天罰則叛者勢孤矣帝曰
善試爲朕一行卽北去說宗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邪曰然曰
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邪曰不知也曰聞王等皆欲爲乃顏外
應今乃顏既自歸是獨大王與上抗也幸上聖明知非大王意置
不問然二三大臣不能無惑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納
牙許之于是諸王之謀皆解及還報帝始親征命阿沙不花徵兵

遼陽以千戶領昔寶赤之衆扈行及師還上言大同興和兩郡間
當車駕所經有帷臺嶺數十里無居民令有司作室嶺中徙邑民
百戶居之割昔寶赤牧地使耕種自養帝欲盡徙桃山民以其所
爲昔寶赤牧地阿沙不花固請存三千戶以給鷹食民德之終元
之世飲食必祭諸王海都叛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阿沙不花從
踰金山戰杭海有功及卽位大宗正脫兒速以賊汚聞詔阿沙不
花鞫問得實就命代之成宗目之曰阿卽刺猶言問羅王也會朱清張瑄敗
先遣都指揮使忽刺木籍其家以受賂被誅更命阿沙不花往具
以實奏賜宅一區鈔萬五千緡先是武宗爲懷寧王總軍漠北問
今日材可大用者爲誰對曰母弟脫脫將相材也命從行成宗崩
安西王阿難答乘間謀竊大位武宗適遣脫脫上京計事丞相哈
刺哈孫令急還報而成后已密戒通政院止其驛馬阿沙不花知

事急與同知院事察乃謀作先日署文書給馬去仁宗將至大都
有言安西王謀以三月三日奉成后舉事者阿沙不花言於哈刺
哈孫曰先人者勝後人者敗后一垂簾聽政我等皆受制於人矣
不若先事而起乃前二日白仁宗詐稱召安西計事至卽執之盡
誅阿忽台以下諸黨與哈刺哈孫同居禁中仁宗以太子監國遣
使北迎武宗而武宗遲回不進太后曰非阿沙不花往不可乃遣
奉衣冠尚醞至野馬川備道兩宮意及陳安西謀變始末且曰太
子監國所以備他變臣萬死保無他武宗大悅遙拜中書平章政
事命先還報兩宮武宗至上都加特進太尉命與丞相塔思不花
還京師治安西黨諸連坐者三十餘人皆釋不問帝嘗出太府金
分賜諸王貴戚阿沙不花入朝見一人倉皇狀曰此必盜金者召
詰之果得黃金五十兩帝卽以賜之命誅盜者辭曰盜誅固當金

元史類編 卷十四 三十一
非臣所宜得願還金以贖盜死帝悅從之有近臣蹴踔帝前帝命賜鈔十萬貫諫曰以蹴踔受上賞則奇技淫巧之徒日進而賢者日退將如國家何臣不敢奉詔乃止每八奏見帝御五花殿容色日悴乘間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此古人所戒也陛下不思祖宗倚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而惟麩麩是耽姬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如宗社何帝曰非卿孰爲朕言命進酒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言不信於陛下也臣死且不敢左右皆賀帝得直臣詔進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賜爵康國公至大二年十月卒于位年僅四十七至正元年追封順寧王諡忠烈其繼室別哥倫氏有至行寡居三十年未嘗妄言笑身不服華綵詔旌其門子伯嘉訥性廉直嘗爲京尹有屯儲衛誘民誣首海商一百十六人爲盜而掠其

貲者獄具械送刑部命伯嘉訥審錄盡得其冤狀白丞相釋之還其貲後遷翰林學士

脫脫亦牙牙子也幼姿貌魁梧步履莊重世祖奇之命入宿衛成宗初奉使至北邊丞相伯顏見之問曰汝誰氏子脫脫以實對伯顏曰吾老矣他日可大用者汝也武宗以皇子撫軍北方脫脫從叛王海都入犯討之會師杭海大破其衆脫脫手斫一士連背脾以獻武宗壯之兵之始交也武宗銳欲出戰脫脫執轡力諫武宗怒揮鞭扶其手不退大將朶兒答哈曰太子在軍中如身有首衣有領脫有不虞衆安所附脫脫可謂忠矣武宗然之成宗崩丞相哈剌哈孫稱疾臥直廬中脫脫適以使事至卽令馳告及仁宗先奉母至自懷孟既定內難而帝母惑於陰陽家言欲武宗讓位於其弟武宗聞之不懌急遣脫脫往察事機疾歸報脫脫馳至大都

八見太母具道武宗意太母愕然屏左右語曰太子天性孝友中外屬望今聞汝所言殆有讒間汝歸爲我彌縫之使骨肉懽好汝功不細脫脫謝曰臣侍藩邸久頗見信任當推誠竭忠以開釋太子保亡它也先是帝母見武宗遲迴不至已遣阿沙不花往道羣臣推戴意至是脫脫繼往復致太母言乃大感悟先遣阿沙不花還報武宗正位尊太母爲皇太后立仁宗爲皇太子三宮協和脫脫兄弟之力爲多當脫脫之至京也武宗命同知樞密院比還問視事否對曰今正殿未御宗親未見爲扈從之臣攬取名位誠恐有累聖德是以未敢祇事知樞密院只兒哈忽在潛邸時嘗出不遜語至是將寘之法脫脫諫曰陛下新正位大信未立而輒行誅戮不知者將以爲修怨恐人人自危况其人習先朝典故當今有用才也乃宥之叛王海都子察八兒素畏帝威名率諸王內附詔

設宴大廷故事凡大宴必命廷臣敷宣王言爲告戒脫脫薦只兒哈忽令代言以進果稱旨卽以授脫脫頃之諸王大臣被宴服就列脫脫卽席備陳西北諸藩始終離合之由去逆効順之義詞旨明暢聽者傾服自同知樞密院進中書平章政事拜御史大夫中書左丞相知無不言言無不行中外翕然稱賢相至大三年丞相三寶奴等勸帝立皇子和世琜爲皇太子脫脫曰國家大計不可不慎太弟曩定大難功在宗社位居東宮已有成命嗣後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者三寶奴曰今日兄授弟異日能保叔必授姪乎對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自是議遂息時初立尚書省賜予無節名爵日濫脫脫進曰爵賞者帝王所以勵世之具今爵及比德賞及罔功緩急之際將何所賴中書所掌錢糧工役選法刑名諸務若從臣言恪遵舊制則臣願與諸賢黽勉

從事不則用臣何補邊將脫火赤請以新軍萬人益宗王丑漢廷
 議遣脫脫往給其資裝脫脫謂時方寧謐不宜挑變生事辭不行
 別遣丞相脫忽魯往幾致激變仁宗即位罷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甫下車問民利病咸謂杭城故有便河通江滸湮廢已久若疏鑿
 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脫脫曰民以為便行之可也俄
 有旨禁作土功脫脫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
 功何尤焉不一月而成是時鐵木迭兒為相欲固位取寵議立仁
 宗子碩德八剌為皇太子即英宗又譖脫脫為武宗舊臣詔逮至京
郡志云仇民數萬號勸速道不得行居數日傳兩宮旨諭曰初疑汝親於所事故召汝至
 今察其無他可復還鎮英宗嗣位召拜御史大夫時鐵失先為大
 夫陰忌之嗾言者劾其擅離職守家居不出者五年卒年五十六
 至正初追封和寧王諡忠獻脫脫常即宣德別墅延師訓子鄉人

化之皆向學朝廷賜其精舍額曰景賢書院沒即其中祀焉子九
 人見宰輔者曰鐵木兒塔識見忠節者曰達識帖睦迺各有傳按西

湖雷峯塔下水中有高阜相傳為丞相脫脫墓及考
 大德三年只有名脫脫者為江浙丞相未知孰是

冊曰定策大計姦邪窺伺苟有隙乘社稷攸繫三宮協和忠
 能啟寤命世奇才興於西土天之所資得寶有故

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祖昌祚初授本州宣撫使父唐歷仕秦
 蜀因徙居漢中孟生而敏悟七歲能文通貫經史授徒於家遠近
 爭從之世祖時隨父入蜀省臺辟薦皆不就成宗初遣孟往陝西
 採訪先朝聖政備史館紀述孟討論編次以進時武仁二帝皆未
 出閣求名儒輔導有薦者曰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宜令為太子師
 大德初武宗撫軍北方孟侍仁宗於宮中進講多所裨益及仁宗
 侍母居懷孟又如官山孟常單騎從在懷州四年每進言堯舜之

道惟孝弟今大兄在朔方大母有居外之憂殿下當奉迎意旨以娛樂之則孝弟之道皆得矣成宗崩安西王阿難答謀篡大統丞相哈刺哈孫密使來告仁宗疑未行孟曰支子不嗣世祖典訓今宮車晏駕太子遠在萬里宗廟社稷危疑之秋殿下當奉大母急還都以折奸謀固人心不則國家安危未可測仁宗猶豫未定孟復進曰倘邪謀得成以一紙書召還則殿下母子且不保何論宗社仁宗懼然乃奉母后還大都時哈刺哈孫稱病堅臥仁宗遣孟往問計適成后使者絡繹視疾孟入長揖坐前引其手診脈衆以爲醫者不疑旣而知安西謀立有日還告曰事急矣先發者制人後卽爲人所制左右疑懼未敢發皆曰俟大兄至徐圖之未晚孟曰羣邪違棄祖訓欲立庶子天命人心皆弗與殿下—八內庭則凡知君臣之義者無不爲殿下用先清宮禁以迎大兄計之上也

倘安西旣正位就縱太子至彼豈甘退就藩服如是則宗社危矣且危身以及其親非孝也遺禍難於大兄非弟也得時弗爲非知也臨機不斷無勇也仗義而動事必萬全仁宗曰當以卜決之孟召卜者使以吉告八筮遇乾之睽卜者謂大吉孟曰筮不違人仁宗起衆翼之上馬孟及諸臣皆步從入自延春門哈刺哈孫自東掖來就見至殿廊收首謀及同惡者悉送獄奉璽北迎武宗中外帖然仁宗監國使孟參知政事規畫庶務羣小多不樂旣事定言於仁宗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鑿輿在道孟未見顏色不敢冒大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武宗卽位或讒孟當內難初定時嘗勸皇弟自取帝察其誣弗聽仁宗爲皇太子侍內宴飲半忽威然改容帝顧語曰吾弟何故不樂對曰賴天祖之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功爲多適有所思不

自知其見於色耳帝感其言命搜訪之得於許昌陘山名見玉德殿帝指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為朕賓師者特授中書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仁宗嗣立真拜平章政事孟頗以國事為已任見當時賜與太廣名爵太濫風俗太僭擬無度每勸帝言人君之柄在刑與賞刑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為治司空司徒太尉古之三公也自大德以來封拜繁多冒濫不可計數釋老二教設官統治權抗有司撓亂政事僧道尤苦其擾並宜汰罷尋兼領國子學孟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凋謝四方儒士成材者勿限資級請擢任國學翰林諸職俾學者知所激勸帝皆從之先是帝在懷州習見吏弊既即位欲痛剷除之孟言胥吏亦有賢者在變化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護如此真長者之言卿於朕前惟舉人所長而不斥其短朕尤深服會歲旱臺臣言燮

理非人所致孟曰燮理之責儒臣獨孟一人請避賢路帝曰朕與卿相與終始自今勿復言更賜爵秦國公帝親授之印又圖其像敕詞臣為贊且御書秋谷二字賜之入見必坐語移時嘗賜鈔十萬貫令將作監治第孟曰臣布衣際遇所望於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辭不受更以搏節財用為請帝納其言罷諸營繕皇慶初請告歸葬事訖入朝帝慰勞甚至因請解政枋不允請益堅乃命以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又乞還國公印奏三上始如所請帝每與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為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以科舉取之猶勝於他途進者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真材也帝決意行之延祐改元復拜平章政事改封韓國公又堅乞致政帝不得已許之英宗初鐵木迭兒復相以孟素不附已讒搆於帝奪其前後封拜制命左遷集賢

侍講學士欲因其不屑中害之孟拜命欣然入院宣徽使以聞曰李孟今日供職例當賜酒帝愕然曰李道復乃肯俯就集賢邪由是讒者不得入至治元年卒御史交章辨其誣詔復原官進封魏國公諡文忠孟三八中書退居一室蕭然如布衣凡獻納謀議常自毀其稿家無存者子獻官御史中丞尚氣節兼多著述行世用曰決策帷幄毅然直趨闇夫瑟宿哲者炳如勛成智隱靜其如愚晚節委佗明哲保軀道復之學黃老爲徒

劉正字清卿青州人讀書習吏事初辟戶部令史世祖至元八年罷諸路轉運司立局考核逋欠大都轉運司負課銀五百餘錠運使四人皆被逮及覈本路歲入籍實無負故獄久不決正知其寃乃遍閱吏牘得至元五年李介甫領課文契七數適相符驗字蹟皆司庫辛德柔書卽白尚書捕鞠之辛具服盡償所負課四人得

釋正由是知名轉樞密院令史辟掾中書十四年分省上都會諸王昔里吉叛行至居庸關守者告前有警使姑退正曰職當進而退可乎遂馳出關抵上都邊將請黃金符充戰賞中書遽檄工部造給未及上請帝怒其欺罔正曰軍賞貴速先給符而後請命臣未見其罪也帝釋然尋擢左司都事時阿合馬當國與江淮省官阿里崔斌有隙誣盜官糧四十萬命刑部尚書李子忠與正同按其事獄弗具復遣北京參政張澍等雜治竟置二人于死正乃移疾歸阿合馬敗逮正至坐以黨正曰臣未嘗阿附惟法是從耳會日暮帝起還內正械繫關東隙地踰數日復移寘拱衛司丞相和禮霍孫曰上嘗謂劉正衣白衣行炭穴十年可謂廉潔者矣得免歸成宗大德初累遷雲南左丞時方議征緬正力阻之不得師出果無功雲南歲供金銀故事遣官往徵耗費率數倍民以爲苦

正請給官秤令土官詣省自輸納其弊頓革武宗即位入為中書左承會立尚書省力辭還家仁宗初召諸老臣入議國事正詣闕言八事曰守成憲重省臺辨邪正貴名爵正官符開言路慎賞罰節財用詔集議行之累乞致仕不許拜平章政事議經理河南淮浙江西民田增茶鹽課額正極言其不可弗聽時大旱臺臣言燧理非人平章李孟引咎丐罷平章忽都不丁曰臺臣不能明察姦邪誹議朝政可還詰之正曰省臺一家當同心獻替擇善而行豈容紛出異見孟頷之竟如忽都不丁言有旨廉訪司權太重故按事失實自今不許專決六品以下官李孟將議行正言但當擇人法不可易事遂寢延祐六年卒追封趙國公諡忠宣

吳元珪字君璋廣平人父鼎燕南按察副使至元十四年世祖召元珪入見授後衛經歷嘗從幸上都奉命取御藥來大都萬歲山

乘傳未盡一晝夜至帝奇其速再遷叅議樞密院事時繕修宮城尚書省奏役軍士萬人留守司主之元珪亟陳其不便乃立武衛

繕理宮城凡興作必以聞於樞府成宗大德初除吏部尚書續資治

曹銓注多有私其鄉人者元珪曰此風不可長蜀黨崩黨之興宋之所由衰也自視事請叅絕繼調工部尚書河朔連年水旱元珪言春秋之義以養民為本凡用民者必書蓋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帝嘉其言土木之工稍息出為江浙參政初朱清張瑄以財雄江南徧結當路

及伏誅錄其家具籍所交諸貴人而江浙省臣尤甚惟元珪一無所污武宗即位遷樞密副使詔議政中書條上惜民力嚴選舉節財用定律令謹賞罰建科舉課農桑汰冗員易封贈諸事皆切時務仁宗初立召赴省與諸老成議事尋出為江浙左丞漕臣言江南殷富蓋由多匿腴田若行檢覈法當益田畝累萬元珪曰江南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田有定畝若一動搖其害不細固爭月餘不能止遂移疾去延祐初起為甘肅左丞歲餘還朝帝曰卿本累

朝舊臣宜在舊服命商議中書省事元珪奏曰昔世祖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餘田悉令供賦稅今經理江淮田土第以增多為能加以有司頭會箕斂民困日甚臣恐變生不測非國之福帝領之英宗即位又條上軍民利弊十餘事大抵言諸王近侍不可干軍政管軍官吏不可漁取軍戶軍官之材者當遷其職有司賦役當務均平軍民不可偏枯軍官襲職惟傳適嗣支庶不可搖亂帝並嘉納以年老致仕卒泰定元年追封趙國公諡忠簡

察罕西域板勒紇城人父伯德那舉族來歸授河東民賦副總管因居河中後徙解州察罕生猗氏縣是夜月白如晝相者賀曰是兒必貴故名察罕譯言白也幼穎悟博覽強記能通諸國語為行軍府千戶湖廣參政奧魯赤辟為萬戶府知事且令諸子皆受學世祖至元中從鎮南王征安南師次瀘江安南世子陳日烜遣其叔遺

愛詣軍門自陳無罪王命察罕數其罪責之使者辭屈世子舉眾逃去及奧魯赤移江西行省平章復辟為理問有寧都民言某鄉石上雲氣五色有物焉視之玉璽也不以兵取恐為居人所有察罕曰妄也是必構害讎家者問之果然出入江廣凡二十一年大事多所裁決成宗大德間御史臺奏僉湖南憲司事中書省奏為武昌路治中丞相哈剌哈孫曰察罕廉潔固宜居風憲然武昌大郡非斯人不可竟除武昌廣西妖賊高仙道左道惑眾平民望誤者千計察罕鞫得其情議誅首惡數人餘悉縱遣且焚其籍眾難之察罕曰吾獨當其責諸君無累也以治最擢河南行省郎中仁宗自懷孟入河南平章囊加台薦之召至上都曰卿少留行用卿矣武宗即位立仁宗為皇太子授察罕詹事院判先遣還大都立院事武宗崩仁宗哀慟不已察罕啟曰庶民修短尚云有數聖人

天命夫豈偶然天下重器懸於殿下縱自苦如宗廟太后何仁宗
 輟泣曰曩者大喪必命浮屠何益吾欲發府庫以賑鰥寡孤獨若
 何曰發政施仁文王所以為聖殿下行之幸甚仁宗即位拜中書
 參知政事但總大綱不屑細務識者謂得大臣體帝嘗賜枸杞酒
 曰以益卿壽皇慶元年進平章政事商議中書省事乞歸解州立
 碑先塋許之暮年居德安白雲山別墅以白雲翁自號每入奏帝
 望見曰白雲先生來也帝嘗問張良何如人曰佐高帝興漢功成
 身退賢者也又問狄仁傑何如人曰當唐室中衰能卒保社稷亦
 賢相也因誦范仲淹所撰碑詞甚熟帝歎息良久曰察罕博學如
 此普譯貞觀政要以獻帝大悅詔繕寫徧賜左右且命譯帝範及
 累朝起居注名曰聖武開天紀并述太宗平金始末俱付史館嘗
 以病請告暨還朝帝御萬歲山圓殿與平章李孟入謝帝曰白雲

病愈邪對曰老臣衰病無補聖明荷陛下哀矜放歸田里不覺沉

疴去體命賜茵坐顧李孟曰知止不辱今見其人朕始以囊加台

言用之誠多裨益語及前古帝王命氏之由因賜姓白氏既致仕

優游八年以壽而終嘗著帝王紀年一書程鉅夫為之序曰史莫信於書春秋莫傳於

馬乃上述黃帝以來又遠詳其世次先儒固嘗疑之至於諸家編紀沿襲舛訛莫相統一皆好博
 之流弊也後惟康節經世書以歷紀之始明自可信平章白雲翁信道篤學博觀約取於政事餘
 暇取諸家紀載集正之一以經世書為準名歷代帝王紀年纂要亦上及羲農者備博
 覽而已夫信孔子者莫若康節信康節者莫若白雲然則後之信白雲者端在此編矣

鐵木迭兒蒙古人嘗逮事世祖以便佞取容成宗時同知宣徽院

事武宗時拜雲南行省左丞相居二載以擅離職赴闕為尚書省

所劾詔詰問尋以太后旨得貸罪還職仁宗將即位以丞相三寶

奴等變亂舊章誅之用完澤李孟為平章政事銳欲更張庶務而

太后在與聖宮已有旨召鐵木迭兒為右丞相帝不得已相之及

幸上都命居守大都未幾以病去延祐改元丞相合散自言非世

勲族姓不可居右相因舉鐵木迭兒自代帝令白太后授以印俾
監修國史仍預軍國重事未數月復進右丞相奏言自今左右司
六部官有不盡心者初則論決不悛則黜而不敘中書政務諸司
毋輒于預內侍母隔越妄奏以富民往諸番商販率獲厚利商者
益衆中國物輕番貨反重乃以江浙右丞曹立領其事發舟十綱
給牒往歸則征稅如制私往者沒其貲又以經用不給預買山東
河間來歲鹽引及各冶鐵貨并覈江南田糧令田主自實頃畝狀
於官諸王駙馬學校寺觀亦如之禁勢豪不得私匿尋遣使分行
各省括田增稅苛急煩擾江右尤甚致顛民蔡五九作亂南方騷
動事乃罷明年又奏天下庶務雖統中書舊制省臣亦與分領請
以錢帛鈔法刑名委平章李孟左丞阿上海牙參政趙世延其糧
儲選法造作驛傳委平章張閻右丞蕭拜住參政曹從革各分治

帝從之命總宣政院事進位太師凡議重刑必聽裁決初武宗既
立帝爲太子約以次傳已子和世球至是鐵木迭兒欲固寵勸帝
立皇子碩德八剌爲太子且日譖和世球於兩宮遂封周王出鎮
雲南從此威震百僚怙勢貪虐滋甚惟蕭拜住稍牽制之而楊朶
兒只既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己任有上都富民張弼殺人
繫獄鐵木迭兒受其賂使家奴務留守賀勝出之勝持不可朶兒
只廉得其狀乃與拜住及勝入奏一時內外御史玉龍帖木兒徐
元素等四十餘人共上疏畧曰首相鐵木迭兒蒙上罔下蠹政害
民布置爪牙威讐朝野凡可以誣陷善人要功利已者靡所不至
如占據晉王田千餘畝興教寺後孀園地三十畝衛兵牧地二十
餘畝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合兒班答餽鈔十四萬貫寶珠玉
帶纓瑜幣帛又計鈔十餘萬貫受杭州永興寺僧賂金一百五十

兩既位極人臣復使諸子無功盡居貴顯縱家奴凌虐官府以致陰陽不和山移地震災異數見百姓流亾恬然畧無省悔四海疾怨已久乞早加顯戮以示天下奏上帝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懼匿與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帝不樂者數日又恐重傷太后意僅罷其相位家居未逾年復起爲太子太師中外駭愕時趙世延爲御史中丞糾其不法者十三事及內外臺論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帝終以太后故弗問仁宗崩越四日卽傳皇太后旨仍爲右丞相又踰月鐵木迭兒宣太后旨召蕭拜住楊朵兒只至徽政院與院使失烈門御史大夫禿忒哈雜問責以前違太后旨令伏罪卽起入奏遽傳旨執二人殺之英宗將卽位鐵木迭兒方病足中書省啟祖制皇帝登極中書率百官稱賀班首惟上所命仍命鐵木迭兒居首既卽位卽奏委平章王毅右丞高昉等徵

理在京倉庫所貯糧虧耗七十八萬石及諸路所貢幣帛稍紕繆者俱責償所司程督嚴急違者杖之帝幸上都鐵木迭兒嫉留守賀勝素侵已奏其便服迎詔爲不敬又殺之時世延已用爲四川平章鐵木迭兒方入相卽密啟東宮遣人逮至坐以違詔罪當死帝以事在赦前釋之鐵木迭兒又奏昔世延與省臺諸臣謀害老臣請究其姓名帝不問久之帝覺其逞私報復所譖皆先朝舊人滋不悅乃任拜住爲左丞相委以心腹鐵木迭兒漸見疎外因稱疾不出悒怏死御史蓋繼元宋翼言其上負國恩下失民望死有餘辜命追奪官爵籍其家餘子班丹知樞密院事後以賊敗鎖南常爲治書侍御史以與聞弒逆將作院使鎖住與其弟觀音奴坐怨望造符籙祭北斗呪咀皆伏誅

張思明字士瞻其先獲嘉人後徙輝州幼穎悟過人至元間由侍

儀司舍人辟尚書省掾阿合馬既死世祖追論其奸命尚書省簿
問遺孽一日召右丞何榮祖左丞馬紹盡輸其贓以入思明抱牘
從曰已昏命讀之自昏達曙帝聽忘疲曰讀者吐音大似侍儀舍
人榮祖曰正由舍人選爲掾者帝奇之曰斯人可用授湖廣行省
都事歷遷兩浙鹽運使仁宗皇慶初歲課日益僚屬請上羨數思
明謂羸縮不常萬一以羨爲額是我希一已之榮遺百世之害不
可延祐三年拜中書參知政事時浮屠妙總統有寵勅中書官其
第五品官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責對曰選法天下公器徑
路一開來者雜遷故寧違旨獲戾不忍隳祖宗成憲使四方得窺
陛下淺深也帝心然其言而業已許之乃曰卿可姑與後勿爲例
止授萬億庫提舉不與散官近臣疾其持法峭直日構讒間改工
部尚書帝問左右曰張思明居工部得無怏怏乎對曰勤政如初

帝嘉歎之遷西京宣慰使會左丞相合散辭職帝詰之曰朕任卿
未專邪曰非也曰近臣有撓政者邪曰無有也然則何爲而辭曰
臣自揆才薄恐悞國事若必欲任臣願薦一人爲助帝問誰可者
以思明對卽曰仍拜參知政事比召至車駕幸上都見于道慰勉
良久尋以右丞相鐵木迭兒擢中書左丞英宗宅憂鐵木迭兒
方枋政日誅戮不已思明謂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
戮人皆謂陰有不臣心萬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將奈何鐵木迭
兒悟曰非左丞幾誤吾事帝造壽安山寺御史觀音保等二人而以珪謙
的迷失成珪李謙亨等強諫帝震怒殺觀音保等二人而以珪謙
亨屬吏思明白丞相曰言事御史職也祖宗以來未嘗殺諫臣成
李旣屬吏當論法二人得不死及拜住爲左丞相與鐵木迭兒各
樹敵思明懼禍及累辭不獲後以不給蒙古子女口糧餓死四百

人帝怒杖逐之家居杜門六年文宗初起爲江浙左丞會陝西饑中書省撥江浙鹽課十萬錠賑之吏白周歲所入已輸京師思明曰陝西饑民猶耐在涸轍若不與是索之枯魚之肆也其以來年未輸者如數與之有罪吾當坐朝廷避之復召爲中書左丞御史劾其在仁宗阿附鐵木迭兒間謀兩宮旣行斥罷及英宗朝權奸再相復授爲左丞稔惡不悛卒以罪廢今又冒居是職有玷朝班思明卽移疾去卒年七十八平生不治恒產惟收書三萬七千餘卷尤明於律與謝仲和曹鼎新同稱三絕贈清河郡公諡貞敏拜住丞相安童孫兀都帶子也生五歲而孤武宗至大二年襲長宿衛仁宗初拜太常禮儀院使尋進大司徒每議大政必問合典故否同官有異見者曰大朝止說典故邪拜住微笑曰公試言之國朝何事不依典故英宗在東宮聞其賢遣使召之欲與語拜住

謂使者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長天子宿衛而與東宮私往來我固得罪亦豈太子福竟不往及卽位超拜中書平章政事徽政使失烈門與故丞相合散等謀廢立帝密聞其事御穆清閣召拜住謀之對曰此輩擅權亂政已久今又陰結黨與謀危社稷宜速誅以正祖宗法度帝從容曰此朕志也命率衛士擒斬之卽進拜住爲左丞相先是近侍傳旨以姓名赴中書銓注者六七百員選曹爲之壅塞拜住奏閣之注授一依選格次第吏無所容姦刑曹事有情可矜者務加寬卹至貪暴不法必不少容從幸上都帝以行宮亨麗殿卑隘欲改作拜住奏曰此地苦寒入夏始種粟黍陛下初登大寶不求民瘼而遽興大役以妨農務恐失天下望乃止帝嘗謂曰朕委卿以大任者以乃祖木華黎從太祖開疆宇安童相世祖致昇平也卿每念先世令聞當益盡心於國拜住謝曰臣

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未盡畏年少不克負

荷無以報聖恩

字木魯卿駐蹕頌云至治元年詔若曰丞相安童爾我世祖功在社稷其勅詞臣即所有范陽采地碑之昭示悠久明年秋九月帝幸易州還駐蹕

大風雪駝畜盡死蒙古子女流散拜住以興王根本地宜加賑卹

請立宗仁衛命有司收養衛中歲給衣糧自至元十四年始建太

廟迄今親享之禮未舉拜住奏曰禮樂百年後興郊廟祭享此其

時矣帝悅豫勅有司具親享太室儀注至治二年春正月孟享始

備法駕設黃麾大仗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崇天門拜住攝太

尉以從帝見羽衛文物之盛顧曰朕用卿言舉行大禮諒亦卿所

共喜對曰陛下以帝王之道化成天下非獨臣之幸實四海蒼生

所共慶也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聳觀咸謂百年廢典一旦復見拜

住率百僚稱賀又奏建太廟前殿議行禘祫配享諸禮帝從容謂

曰朕思天下之大非一人思慮所及汝為朕股肱幸毋忘規諫以

輔朕不逮拜住謝曰昔堯舜每事詢眾善則舍己從人萬世稱聖

桀紂拒諫自賢悅人從己致國滅而身不保臣仰荷洪恩敢不竭

忠以報然事言之則易行之則難惟陛下力行臣若不言則臣罪

也時右丞相鐵木迭兒貪濫譎險屢殺大臣凡不附己者必以事

去之尤惡平章王毅右丞高昉因在京倉糧虧耗欲奏誅之拜住

密言於帝曰論道經邦宰相事也身金穀細務責之可乎帝然其

言得不死已復引參政張思明為左丞以助已思明忌拜住剛正

陰謀中之左右乘間以告拜住曰大臣協和國之利也若更相讎

害非特吾二人不幸亦國家之不幸吾但知盡吾心上不負君父

下不負士民死生禍福一聽天命汝輩勿復言奉命立忠憲王安

童碑于范陽鐵木迭兒久稱疾聞拜住行將復蒞省事甫入朝帝

遣使賜之酒且曰卿年老宜自愛待新年入朝未晚遂怏怏還在京倉漕管庫諸職歲終例應注代時思明亦稱疾不出眾皆顧望拜住歸日坐省中謂僚屬曰左丞病省事遂廢乎郎中李處恭曰金穀之職須慎選擇不得其人未敢遽擬拜住曰汝為賣官計耳乃遣人善慰思明出共畢銓事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問之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舍仁義則綱常亂矣又嘗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並善之賜平江映田萬畝辭曰陛下命臣釐正庶務若先受賜田人其謂何帝曰汝勲舊子孫加以廉慎它人豈得援例秋七月奏召思明詣上都數其罪杖逐之鐵木迭兒繼亦病死初浙民吳機以累世失業之田賣於司徒劉夔夔賂宣政使八刺吉思鐵木迭兒長子售之置諸寺以益僧廩矯詔

出庫鈔酬其直鐵木迭兒與義子鐵失等上下蒙蔽分受為贓鉅萬真人蔡道泰私殺人獄已具鐵木迭兒納其金令有司變獄拜住舉奏二事命臺察鞫之盡得實劉蔡及八刺吉思皆論死惟鐵失獲免冬十二月拜住進右丞相勅不置左相獨任以政帝幸五臺山拜住奏曰自古帝王以得民心為本錢穀民之膏血多取則民困而國危薄斂則民足而國安帝曰卿言甚善朕思民為重君為輕國非民何以立今理民之事卿等當熟慮慎行之三年春將進二宗實錄先一日詣翰林國史院聽讀首卷書大德十一年事不書丞相哈刺哈孫定策功惟書越王禿剌勇決狀拜住從容謂史官曰無左相雖百越王何益錄鷹犬之勞而畧發踪指示之人可乎立命補入時鐵木迭兒惡曰彰帝悟命奪其官什其碑奸黨鐵失等懼帝在上都欲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既而懼誅

者復陰誘羣僧言國當有厄非大赦無以為禳拜住叱曰爾輩不
 過圖得金帛耳又欲庇有罪邪奸黨聞之益懼遂生異課車駕還
 次南坡鐵失與赤斤鐵木兒等夜以所領阿速衛兵為外應殺拜
 住弑帝于行幄泰定帝即位鐵失等伏誅詔有司備儀衛輿拜住
 畫相於海雲寺觀者無不泣歎致和初仍封東平王如其祖父諡
 忠獻 母怯烈氏年二十二寡居守節初拜住為禮儀院使年方
 二十更就第請署牘適在後圃閱羣戲出稍後母厲聲曰官事不
 治若所為豈大人事邪拜住深自刻責一日入侍宴英宗知其素
 不飲是日強以數卮既歸母戒之曰天子試汝量故強汝飲汝當
 日益戒懼無酣於酒拜住之賢蓋亦由母教云

冊曰元勲之裔為國柱石克世其傳祖孫一德矧茲賢母並
 標史冊國既有光家聲孔赫

三三三三

卷終

